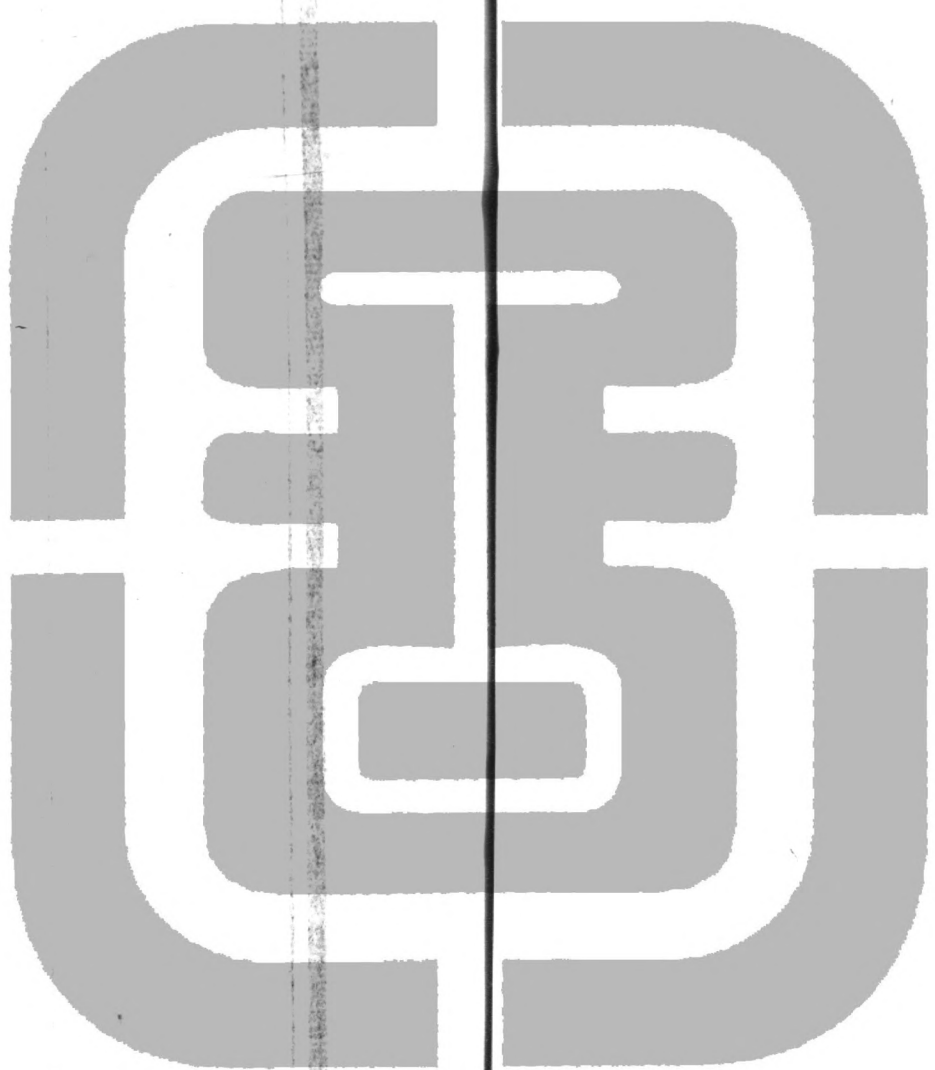




樂學集



瓊華集

吾揚瓊花世傳海內一本信矣今花久枯粹騷人墨士各以傳聞爲據或謂卽玉蘂或謂卽聚八仙或謂漢前已有茲花或謂隋煬帝以觀花來幸江都以余考之皆非也蓋瓊花形色微類八仙瓊花異香芬郁八仙無香也若唐人所謂玉蘂則與之大異矣矧長安之唐昌觀集賢院潤州之招隱山其時皆有玉蘂惡在其爲一本者乎宋至道中王元之守揚州作瓊花詩其敘云不詳何木耶何木俗謂瓊花若卽爲玉蘂元之何以云不詳何木耶自後韓魏公劉原父鮮于子駿相繼賦咏歐陽永叔又作亭花上扁曰無雙由是遐陬絕壤無不知吾揚有瓊花矣若五代以前花之有無靡可考見乃以大業荒游

歸咎茲花目爲亡國之祥其誣不已甚乎且煬帝東巡諸所詭異之跡備載南部烟花記等書當時果有茲花其事尤爲殊絕師古輩顧肯畧之而弗錄耶蓋兵火薦更郡志散軼閭巷之談遞爲口實遂令絕代之芳永蒙不根之誚惜哉惜哉成化中浙人有爲花集者止據黃冠舊簡潦畧成編雖知隋事之誣而猶踵延元封號之謬中間所載李衛公劉夢得詩俱咏玉蘂花者餘篇悉用兔園俚語冒稱唐宋名公之作予少讀而疑之然未敢以語人近里人有購得寶祐維揚志者茲花始末具在其詩篇斷自王黃州與隋事畧不相涉予乃釋然以喜遂手自抄錄復命仲兒守貞遍考羣籍增所未備舊

錄贗篇悉爲芟汰又刪潤考證諸語冠于簡端於是花事粲然可睹間以質諸太僕蜀岡盛公公曰此瓊花實錄也是錄出花之誣不辯而自明矣嗟夫昔予遊兩都四方人士無不問予茲花者予與花均爲揚產不能悉其事以對心甚愧之茲新集告成揮塵之餘藉爲談助豈非考古之一快哉或曰集中詩賦諸篇得失互異今槩爲收錄靡所銓擇何耶曰考證詳矣讀考證而諸篇之得失可知矣作者俱古今名人烏得而去取之哉本朝訖于宏治近者不錄吾郡人作者甚多盡載之涉於冗非纂述之體擬別爲一集云嘉靖乙未季秋日江繁都玉齋曹璿序

瓊花集目錄

郡人玉齋曹璿編

卷之一

考證

遺事

卷之二

宋人詩二十九首

元人詩二十一首

本朝人詩十一首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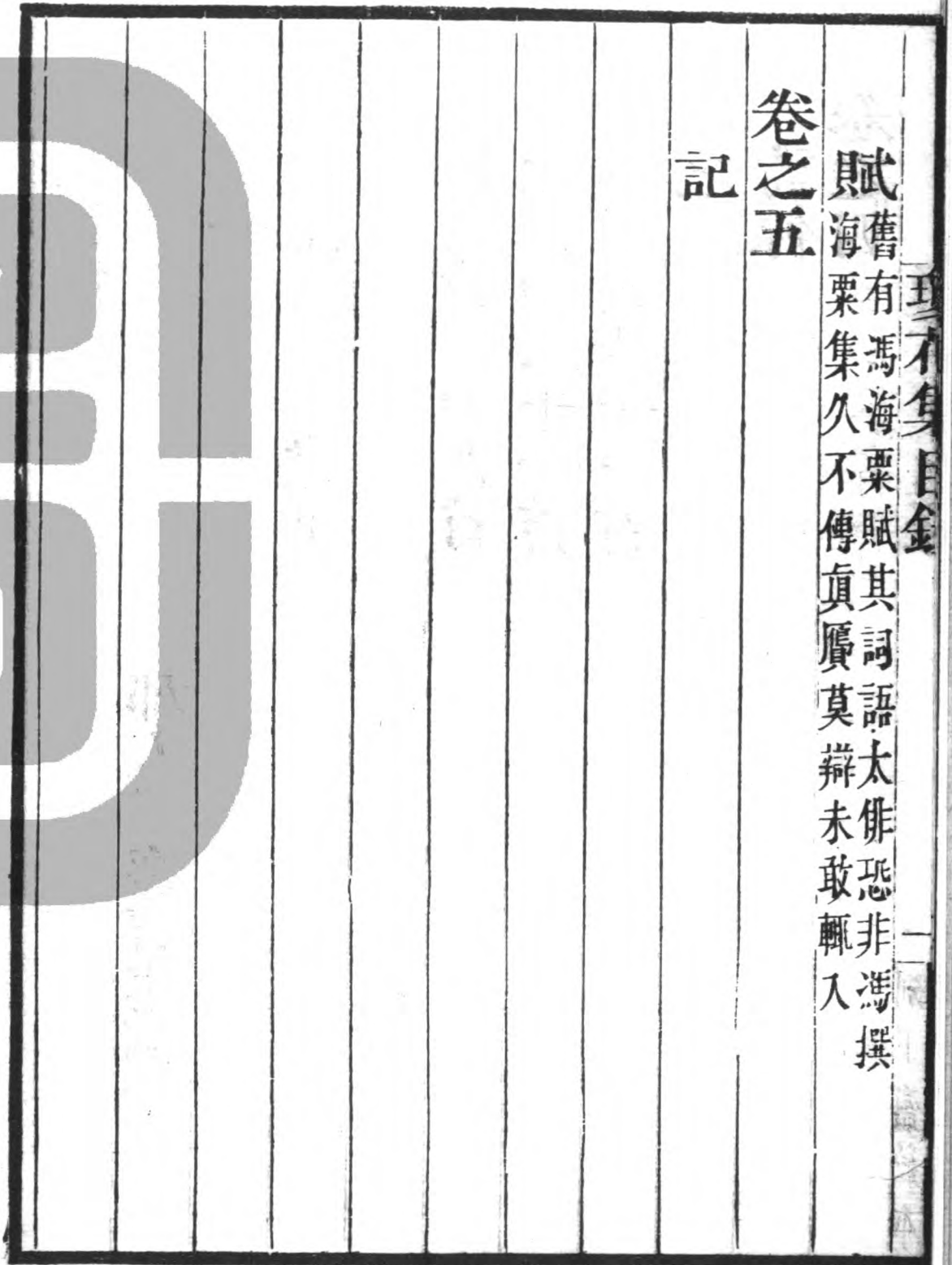
詩餘

卷之四

賦舊有馮海粟賦其詞語太俳恐非馮撰

卷之五

記



瓊花集卷一

郡人玉齋曹璿編

考證

王元之宋至道二年知揚州瓊花詩敘曰揚州后土祠有花樹一

株潔白可愛不知何木俗謂之瓊花瓊花見於名人題

詠始此宋子京宋次道失於詳攷乃謂卽唐之玉蘂宋景

文筆記曰維揚后土廟有花曰玉蘂王禹偁愛賞之更

稱曰瓊花按許慎說文曰瓊赤玉也王不領其義非白

花名也。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曰揚州后土廟有瓊花

一株或曰自唐所植卽李衛公所謂玉蘂花也舊不可

移徙今京師亦有之。蔡寬夫詩話曰李衛公玉蘂花

詩爲潤州招隱山作也今招隱無復此花詢之土人皆

莫知爲何物或云卽今揚州后土祠瓊花是也自王元

瓊花集卷一

一別下齋校本

釐爲唐昌也謬亦甚矣

周益公必大曰唐人甚重玉蕊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亦有之子往因親舊自鎮江招隱來遠致一本條蔓如茶藤種之軒楹冬凋春茂柘葉紫莖再歲始著花久當成樹花苞甚微經日漸大暮春方開八出鬚如冰絲金粟花心復有碧筩狀類膽瓶其中別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爲十餘藥猶刻玉然花名玉蕊乃在於此羣芳所未有也宋子京劉原父宋次道博洽無比不知何故疑爲瓊花王元之知揚州但言未詳何木俗呼爲瓊花子京何故以誣元之蔡君謨疑作寬夫又引晏同叔之言以爲證甚無謂也劉夢得雪藥瓊絲之句最爲中的

何必拘李善赤玉爲瓊之注耶

劉詩詠玉蕊花益公謂詠瓊花誤矣

寶祐維揚志曰唐朝唐昌觀有玉蕊花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唐內院亦有玉蕊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同賞故德裕詩曰玉蕊天中木金閨昔共窺傳師和曰曾對金鑿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蕊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子嘗賞翫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蕊之句者非謂

卽玉蕊花謂瓊花如玉蕊之白爾

宋學士敏求長安志曰長安安業坊唐昌

觀有玉蕊花每發若瓊林瑤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相繼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綠繡衣垂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婉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僕皆叩髻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

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十步之外觀者疑出宮掖莫敢
 逼視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過謂黃
 冠曰曩有玉峯之期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或覺
 烟飛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
 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
 者經月餘時嚴休復元稹劉禹錫白居易俱有詩嚴休
 復詩終日齋心禱玉宸魂消目斷未逢真不如滿樹瓊
 瑤藥笑對藏花洞裏人羽車潛下玉龜山塵世何由觀
 舜顏唯鳳去時洞中潛歌弄瓊枝不緣雲鬢白居易和
 女偷乘鳳去時洞中潛歌弄瓊枝不緣雲鬢白居易和
 瑣仙郎可得知元稹和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
 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劉禹錫和玉
 女來看玉蕊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回顧卻
 怪人問日易斜雪蕊瓊絲滿院春衣輕步步不生塵君
 平簾下徒相問長伴吹簫別有人楊巨源詩晴空素艷
 照霞新香灑天風不到塵持贈昔聞將白雪藥珠宮上
 玉花春張籍詩千枝花裏玉塵飛阿母宮中見亦稀應
 共諸仙鬪百草獨來偷折一枝歸九色雲中紫鳳車尋
 仙來到洞仙家飛輪迴處無蹤跡唯有班班滿地花武
 元衡詩琪樹年年玉蕊新洞宮長閉綵霞春日暮落英
 鋪地雪獻花無復九天人楊凝詩瑤華瓊藥種何年蕭
 史秦嬴向紫烟時控綵鸞過舊邸摘花持獻玉皇前王

建詩一樹瓏璵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
 來處唯見堦前碎月明。李衛公德裕潤州招隱山觀
 玉蕊花寄沈傳師詩玉蕊天中樹金闈其昔窺落英閑
 舞雪密葉乍低帷舊賞烟香遠前歡歲月移今來想顏
 色還似憶瓊枝自注日內署沈大夫所居門前有此樹
 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際大夫所居門前有此樹
 同玩又云此樹吳人不識因予嘗玩乃得此名沈酬詩
 會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雪英飛舞近烟葉動搖深素
 萼年年密衰容日日侵勞君想華髮僅欲不勝簪。自
 居易借集賢院玉蕊花有懷王校書詩芳意將闌風又
 吹白雲離葉雪辭枝集賢讐
 校無閑日落盡瑤花君不知
 江少虞皇朝類苑曰孫覿
 在揚州使人訪求瓊花山中甚多但歲苦樵斧野燒故
 木不得大而花不能茂耳孫傷之以詩曰可憐遐僻地
 常化燎原灰紹熙廣陵志曰類苑此說蓋誤以八仙花
 為瓊花也八仙花雖類瓊花而瓊花之香如蓮花可愛
 雖剪折之餘韻亦不減此八仙之所無也

鄭興裔淳熙十五年知揚州曰瓊花大而瓣厚其色淡黃聚八仙

小而瓣薄其色微青不同者一也瓊花葉柔而瑩澤聚

八仙葉粗而有芒不同者二也瓊花藥與花平不結子

而香聚八仙葉低於花結子而不香不同者三也

廣陵遺事曰瓊花有三異凡花皆落瓊花則隨風而銷

一異也以水煎葉服之可已疫癘二異也一歲花葉東

西稀密而境內穡事豐歉如之三異也

清江貝瓊洪武中曰讀書所有白花一株狀類揚州瓊花

而花損一葉俗稱為八仙云為賦一絕且悼瓊花之不

復見而獨見此也詩曰一夜東風吹白雪化為蝴蝶過

裏花。按貝詩亦以蕃釐為唐昌誤矣九葉之說宋諺

已然寶祐志諸詩或云八蓓或云九萼貝博洽名一時

當必有所考據也

齊東野語曰后土瓊花天下僅一本仁宗慶歷中嘗分

植禁苑明年輒枯遂復載還祠中敷榮如故韓魏公詩

事家欲移京畿地既違孤潔情終誤栽培意淳熙中壽皇亦嘗移植南內逾

年憔悴無花仍送還之其後宦者陳源命園丁取孫枝

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則大減矣杭之褚家

堂瓊花園是也愚按會南豐曰揚州后土瓊花天下一

株近年可接遂散漫矣是前宋時已有接本不始於陳

源也蓋劉原甫濯纓亭林轉運楚州官舍洛陽李氏仁

豐園接本瓊花香色俱減猶八仙耳信夫瓊花之為一

本也林次中轉運淮南所居府有瓊花一株蓋揚花別

其館曰瑤真館徐仲車時教授楚州作瑤真詩二章有紅塵世上無雙物白雪宮中第一人之句副使趙某又移后土廟瓊花植於濯纓亭。劉原甫自淮南遷東平陽名園記。瓊花因有接本故宣和花石綱不預

元人謂漢延元間后土祠因瓊花錫有封號好事者遂

附會之而有煬帝觀花之說不知揚州在宋始有瓊花

若唐之玉蘂則在長安潤州二處非江都花也煬帝奚

從而觀之真齊東之語也舊集花辨謂漢前已有此花唐為最盛五代花朽至宋復

盛元季復枯然載籍別無證據花辨托單安仁作單起刀筆以歸附至尙書不能文也

寶祐維揚志曰瓊花生色柯葉與他品絕異尤有大可

異者方金亮拔本而去竟枯悴弗植亡何舊基旁暢根

枝益以盛大詳見杜旂瓊花記陳止齋送揚州夫詩云儻將書寄南來鴈試問瓊花果是非蓋金

人揭本之後世謂瓊花非真止齋因有此句然杜旂所記甚為詳的未可謂其誣也方金犯城之

前一月柯葉俄悴避腥風如惡惡臭高標凜凜與孤竹

二子一節

山房隨筆曰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棠國炎以

絕句弔之曰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

我若修花史合傳瓊姬烈女中洪武郡志曰至元十三年花朽三十三年道士

金丙瑞以聚八仙補植故地而瓊花遂絕凡元人稱瓊花者皆八仙也

呂純陽沁園春詞云琳館清標瓊臺麗質何年天上飛

來揚州暫倚后土為深栽獨立乾坤一樹春風占萬朶

齊開天然巧蘂珠圓簇玉瓣輕裁見一花九朶類玲瓏

玉笋錯落瓊盃得滿盛香露洗蕩塵埃是真元孕育有

仙風道骨豈是凡胎問真宰難留下土攜爾上蓬萊按沁園春創製於宋王晉卿洞賓唐人安得預爲此調其爲後人假託無疑也

舊傳玉勾洞天其事甚怪蓋黃冠設之以誑愚俗不足信也茲黜之不著其事

遺事

慶厯中歐陽永叔知揚州作亭花上扁曰無雙

永叔寄韓魏公

書曰平山堂大明井瓊花亭三者拾公之遺以維盛美

崔菊坡在揚州嘗繪瓊花於屏與幕僚劉後村等飲酒賦詩其間吳桂發詩云瓊花屏乃愛棠碑蓋指此也宋姚伯聲有三十客圖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梨花爲

澹客酴蘂爲才客芙蓉爲醉客瓊花爲仙客

宋揚州有酒名瓊花露

見武林舊事泊陵川文集

國初張三丰在揚州與邱汝乘輩游蕃釐觀謂汝乘曰子欲觀瓊花乎時八仙盛開張取水嚙之少頃盡變爲瓊花香聞十餘里一郡喧傳神仙來游三丰是夕遁去不知所之汝乘詩云不知今夕游何處引鶴同棲貫月槎蓋謂是也

瓊花集卷一

瓊花集卷二

郡人玉齋曹璿編

詩

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其樹大而花繁不知實何木也俗謂之瓊花因賦詩以狀其異云

王禹偁

春冰薄薄壓枝柯分與清香是月娥忽似暑天深澗底老松擎雪白婆娑
誰移瑤樹下仙鄉二月輕冰八月霜若使壽陽公主在白應羞見落梅粧

韓琦

維揚一株花四海無同類年年后土祠獨比瓊瑤貴中
含散水芳外團蝴蝶戲醑醺不見香芍藥慚多媚扶疎
翠蓋圓散亂真珠綴不從衆格繁自守幽姿粹嘗聞好
事家欲移京轂地既違孤潔情終誤栽培意洛陽紅牡
丹適時名轉異新榮託舊枝萬狀呈妖麗天工借顏色
深淡隨人智三春愛賞時車馬喧如市草木稟賦殊得
失豈輕議我來首見花對花聊自醉

答許發運見寄

歐陽修

瓊花芍藥世無倫偶不題詩便怨人曾向無雙亭下醉
自知不負廣陵春

許詩云芍藥瓊花應有恨維揚新什獨無名

無雙亭觀瓊花贈張聖民

劉敞

東風萬木競紛華天下無雙獨此花那有雪霏凌暖日
不為琪樹隔流沙祠城寂寂春空老江雨冥冥日易斜
仙品國香俱妙絕少傾高興盡流霞

自淮南遷東平移后土廟瓊花植於濯纓亭此花
天下獨一株爾承叔為揚州作無雙亭以賞之或
云李衛公所賦玉蘂卽此是也以小詩紀其所從

來彼土人別號八仙花

劉敞

淮海無雙玉蘂花異時來自八仙家魯人未睹天中樹
乞與春風賞物華
繁香簇簇三株樹冷豔飄飄六出霏移植天中來幾日
欲看憔悴老江城

鮮于侁

百蘄天下多瓊花天下稀結根託靈祠地著不可移八
蓓冠羣芳一株攢萬枝孤生淮海上晚秀清和時攜賞
偶佳辰暗香盈酒卮傾都走廟下愛翫如調飢曠月正
交光薰風借離披惟應神仙人收拾繁英歸

陳良

淮海春深照月長靈祠佳樹擅孤芳人迷三月天山雪
風逗千門漢殿香上苑菁葱思舊賞金闈回旋入新章
後庭遺韻歌聲好試折瓊枝薦一觴

瓊花歌

徐積

春皇白厭花多紅欲得花顏如玉容春皇青女深相得

先教歛與秋霜色乃有雪月供光星榆獻白斗量銀漢
琉璃濕人間美玉搗作灰荆山崑山鬼神泣天上有人
名玉女投壺之外能為素姑射神人解種花先須此物
為根芽天罅地竅掬精粹蟾身驪額輸光華其時正是
天地交二氣上下陰陽調此花孕育得其正其間邪氣
無纖毫所以其色為正色出乎其類拔乎萃一如君子
有諸內粹然其色見于外三月將盡四月前百花開盡
春蕭然揚州日煖花開未春香不動花房閉仙掌秋高
玉露濃鮫人泣下珠璣碎黃鸝本是花中客啼盡好聲
求不得春皇費盡養花心春風使盡開花力春歸鶯去
花始開誰人放出深閨來唐家天子太平時太真浴罷

華清池紅裳繡袂厭君眼更作地仙披羽衣麻姑睡起
蓬萊島風吹玉面秋天曉洛川女子能長生水中肌骨
成瑤瓊褒姒不見諸侯兵盡日不笑如無情宋玉移家
安在哉東隣不畫胭脂腮卓文君去成都速錦衣金翠
慵衰束吹簫容貌果何如見說其人名弄玉若比此花
俱不是淫妖怪豔文之類一如婦人有賢德不爲邪色
亂正色孀居之女能自持終身唯著大練衣又如正色
立朝者不以柔媚爲奸欺以此論之乃可重人之不正
將胡爲論德乃是花之傑論色乃是花之絕洛陽花名
古云好看花須向揚州道君不見去年花下吹黑風霹
靂閃電搜玉龍此時半夜花光中不覺屈曲蟠長虹又

不聞天上琳琅樹種在烟霞最深處白雲枝葉白玉英
此花莫是琳琅精此花愛圓不愛缺一樹花開似明月
襄王半夜指爲雲謝女黃昏吟作雪杏花俗豔梨花粗
柳花細碎梅花疎桃花不正其容冶牡丹不謹其體舒
如此之類無足奇此花之外更有誰世非紅紫不入眼
此花何用求人知詩人自與花相期長告年年乞一枝

次韻蔡子駿

秦觀

無雙亭上傳觴處最惜人歸月上時相見異鄉心欲絕
可憐花與月應知

王令

無雙亭下枝密密復稀稀蚌碎珠駢出鬚牽蝶合圍會

須珍作寶常恐散成飛况是東風暮遊人莫易歸

俞清老

因此瓊花發維揚勝洛陽若無三月雨占斷一春香

陳天麟

髣髴猶稱是漢粧五花刻玉傳輕黃隔江坐想紅樓裏
插鬢應宜錦瑟傍疑似聚仙非我類近鄰芍藥許同芳
將軍且與花為主免使叢祠作戰場

王信

愛奇造物剪瓊瑰為鎮靈祠特地栽事紀揚州千古勝
名傳天下萬花魁何人斫卻依然在是處移將不肯開
謾說八仙模樣似八仙那得有香來

樓鑰

回憶靈根六十年秋深恨不見芳鮮知從淮上來千里
非比人間聚八仙曾有畫圖稱小異諒應后土愛孤妍
或言天杖成虛語榮悴中分亦偶然

崔與之

揚州官滿辭后土題玉立亭
天上人間一樹花五年於此駐高牙不隨紅藥矜春色
為愛霜筠耐歲華四塞風沉天籟寂半庭月冷市塵賒
臨行更致平安祝一炷清香十萬家

高似孫

且更淮南了歲華天香深窈竹西家忽然踏碎瓊樓月
相伴夫人暮倚花

鄭損

瓊花今日多從辯玉藥唐人早有詩天上神仙曾枉駕
世間草木敢連枝無風亦識飄香處有眼誰看墮地時
三十年來成一夢摩挲石刻鬢添絲
春晚驅車到古祠看花復誦舊題詩少年嘗記六七月
大暑曾開三五枝酌酒輒來思往事凭闌欲去立多時
八仙彷彿休疑似相隔仙凡只一絲

瓊花行

樓鎌

瓊花未信無雙無特與翔鶴游江都炷香展敬下古殿
相羊盤礴亭南隅我欲歌之詞我欲聲之詩龍蛇滿四
壁妍醜紛淋漓一笑訊花花不語斯須花以臆對之自

從天上來蕃釐墨卿楚客知心誰本來有是自三異惠
肅謂鄭一辯公寵賁厥今太守謂鄭有父風兩句寫出
無雙意直教彈壓千萬春香不隨風潛墮地我聞此語
驚且喜不孤迢遞來千里花兮報稱為如何年年三月
花開多

翁孟寅

春雲一片辭天隙千年萬年不收拾化作靈花滄海頭
猶對春風怨紅日一從汗世塵幾度口口腥瓊瓊抱寸
心亂離常獨醒我疑太白散餘烈飛入花心白如雪西
北勁氣磨不盡孤根屢枯還再結地祇一笑萬葉香元
鶴不來空斷腸陰雲上天白日暗何時來看春風狂

疑塵欲滿讀書窗忽有瓊花對小缸更喜風流好名字
百金一朵號無雙

呂本中

臥聞更鼓濕不鳴曉窗但有摧簷聲雲橫不放山入座
風怒欲倒江衝城東家酒熟花爛漫折簡喚客留娉婷
街頭泥潦一尺許意雖欲往無由行儒生活計亦不惡
蒲團堅坐到日落映窗香穗觸疑塵過眼文書開病膜
明朝新晴有佳處穩看小檻翻紅藥無雙亭下一枝春
玉潔霜清未寥廓閉門懶出君莫笑看汝多愁吾獨樂
故人無事儻能來爲君試舉舒州杓

王簡叔

蕃釐觀裏瓊花樹天地中間第一花此種何從採原委
東風無處著繁華千鬢簇蝶團清馥九萼聯珠異衆葩
幾見朱衣和露剪金瓶先進帝王家

寄賈平章

徐清叟

撲面京塵鬢影華杜鵑聲底客思家久陪宰相堂中食
五拜夫人廟裏花和氣薰蒸由地主孤根容易發天葩
雙壺走迸慳瓊報聊寄頭綱六餅茶

郝經

淮南江北春三月天上人間玉一株有地欲移移不得
見花方落落還無冰蕤膩碧開香雪金粟銜黃簇藥珠
聞說隋家自亡國莫將詩句重相誣

瓊花引

謝翱

后土祠前車馬道夫人種花與瑤草英雲蘂珠欲上天
夜半黃門催進表酒香浮春露泥泥二十四橋色如洗
陰風吹雪月墮地幾人不得揚州死孤貞抱一不再適
夜歸闔風曉無蹟蒼苔染根烟雨泣歲久游魂化為碧

後瓊花引

謝翱

揚州城門夜塞雪揚州城中哭明月墮枝濕雲故鬼語
西來陰風無健鶻神娥愬空衆芳歇一夕蒼苔變華髮
宮花翠簾塵掩襪玉華無因進吳越灘灘淮水山央央
誰其死者李與姜翱文丞相容宋亡借瓊花寓其哀憤非專咏花也

宋无

后土祠南裔坤維媿室家國封嚴典禮宮祀薦褒嘉不
是神靈異焉能眷邇遐應須有玉女到此賞瓊葩麗服
從空降明粧倚日斜同揮五雲扇共駐七香車月姊羞
調粉風姨罷散花青童迴絳節金母屏彤霞故事唐時
盛佳名宋代誇塵根雖下界天意在中華雪讓瓏璫巧
冰銷刻鏤瑕人間惟爾獨地上更何加萬礪殊寥落羣
芳避豔邪玫瑰誠執御芍藥等泥沙聖運俄經輟兵疆
忽肆拏舛訛難核實真屢遂聲牙雷雨還驚蟄潛藏重
發芽旁枝微舊窟新葉謾榮萃尤品終蕪沒珍糝遂水
涯兩朝成草莽九廟雜龍蛇古殿蘭旗暗殘爐桂燎賒
薜顏愁想像珠樹絕驕奢寂寞無雙譽徘徊但自嗟八

仙聊免俗消得寶欄遮

瓊花圖

劉因

淮海秀瓊枝獨立映千古遙知辨此初坤靈心亦苦平生勞夢想江烟隔南浦春風不相待回首已焦土畫圖今見之依稀春帶雨芳心紛已碎仙葩聚如語瑤臺舊高寒人間此何所翩翩風袂輕幽香暗相許

陳孚

荒棘萋萋后土宮芳根已逐絲雲空男兒別有揚州淚不爲瓊花滴曉風

瓊花上天

胡尊生

無雙亭前浮冷月蕪城暗鎖腥烟黑仙魂夜吟天欲泣

巫陽下招飛玉勅神風鬼雨鞭車急一株玉雪雪中立金英歲歲朝袞龍異香蕩漾天水濃蓬萊峩峩高北斗玉珮沉沉舞衰柳瑤京三月銀雪飛瓊仙瓊仙招不歸鈞天夜奏紫皇醉二十四橋寒浸水

□ □

梅釀宮黃雪釀鮮異香曾引翠雲駟誰移仙種在平地還把落英收上天江北江南無二本花開花謝幾千年芳春曾向揚州過應笑詩翁不下船

馮子振

錦帆隱隱到天涯古道殘陽泣暮鴉莫爲龍舟更惆悵廣陵依舊看瓊花

過揚州

薩天錫

買舟南浦秋聞鴈呼酒西窗夜剪燈何處玉簫天似水
瓊花一夜白如冰

瓊花觀

李孝光

畫閣珠簾映小星東風淡淡度重城揚州十月如三月
卻入瓊花觀裏行

懷薩天錫

李孝光

月子纖纖青海頭使船昨夜過揚州城中高髻瓊花曲
去聽吹簫何處樓

王都中

六丈老人花滿頭一枝流落古揚州不知誰是栽花手

直至于今香未收

瓊花引寄方養心

吳萊

揚州瓊花天下無揚州明月照江都青鸞縞鳳何翹翹
神仙司花不委地瑤宮玉色空彩侍十里珠簾搵春淚
東風夜半吹城郭梁宋山川亦盤礴冰懸雪積不改柯
二十四橋餘水波揚州瓊花人不睹揚州明月來無所
世上繁華我不知揚州芍藥猶傳譜

丁復

天風已銷白玉姿海日淡上青瑤枝昔人種樹幾千載
著意看花能幾時羽衣仙人夜月冷錦纜帝子秋雲悲
明年正及春香滿爛醉東軒何九逵

東風何處擅穠華只有揚州第一花天上羣仙膚似雪
綠雲深護七香車

周衡之

成廷珪

此花超出萬花羣闌檻真如隔彩雲瓊館曾蒙天一笑
玉簫空負月三分溶溶瑞露通宵下細細香風隔院聞
后土祠前春似夢至今紅袖客紛紛

揚州

吳師道

后土祠前走鈿車無雙亭上看仙葩一年聞道開三度
不是春風玉蝶花

次袁伯長惠瓊花露酒詩韻

貢奎

維揚城裏花名酒對酒卻思花盛時一笑東風八仙處
月輪空掛最高枝

張昱

幾枝雪豔向風斜未許吹香上鬢鴉誰取根來廣陵郡
卻留春在后皇家懿公滅衛雖云鶴煬帝亡隋豈獨花
自是錦帆迷故國恨連芳草滿天涯

題揚州史左丞扇

張昱

后土祠前路金鞍憶舊游春風雙燕子渾似在揚州

潘伯修

二十四橋寒水綠廣陵無復見人家解將明月金盤露
相勸春風玉蘂花城苑西頽餘斥埃衣冠南渡混泥沙

登臨俯仰千年跡流水孤村屬暮鴉

汪廣洋

天下無二花揚州惟此樹花比玉瑀鏤藥若珠聯綴勝
地表繁華后土鍾靈異元運迄衰殘天造除草昧和風
今已充植物復呈瑞萬朶長春風枝葉靡凋瘁物阜民
亦康聖人在天位

茅大方

秦山楚水路迢迢不道瓊花亂後凋鶴背仙遊清夢遠
月明誰度紫鸞簫

張三丰

瓊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

高標猶帶古煙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謾誇
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

邱克容

邈邈神仙到處家蕃釐觀裏看瓊花凭闌坐愛三更月
候曉行吞五色霞舞罷拂衣還自笑詩成信筆任人誇
不知今夜歸何處引鶴同棲貫月槎

瓊花圖

金實

瑤姬夢斷梨花月繡帳温温撲香雪并刀試剪玉玲瓏
幻作靈葩對仙闕露華晶熒疏薄寒層臺深護碧闌干
花落還歸天上去獨有清影留人間

胡儼

爲訪瓊花特地來後人移得八仙栽只因不是人間種
還向蓬萊頂上開

于謙

愛爾蕃釐玉一叢奇葩不與八仙同瓏璫色染溥溥露
爛萼香凝淡淡風舊本取歸蓬島苑靈根移自藥珠宮
無雙亭上多銘記都在長吟感慨中

葉盛

玉蕊何年事已賒紛紛徒爲八仙誇瓊芝珠樹曾誰種
未必人間無此花

賦得瓊花觀送洪益中

高穀

后土祠前舊日栽東風幾度看花開香隨舞袖雲生檻

夢逐瑤姬月滿臺玉蕊徒聞矜豔色瓊葩誰似冠羣才
仙郎到處題詩去還折餘芳遠寄來

楊守陳

后土瓊花世所傳無雙亭外擅芳妍靈根已自歸三島
佳卉空遺聚八仙玉砌春光非舊日綵臺題詠憶當年
古來尤物成瘡痂何用登臨重惘然

程敏政

仙姬謫墮偶成叢江北淮南淑氣通天上有容爭玉雪
人間無地著青紅野塘通路魚吹絮古廟依林鳥喚風
不盡閑花傾國恨蕪城斜日舊離宮

貪看江都第一春龍舟元不爲東巡閑花亦自能傾國

何况當時解語人

與戴侶二侍御觀后土祠八仙花留察院

李東陽

春風不見廣陵花忽到行臺御史家
九曲闌干隨月轉兩行環珮倚空斜
品題自稱仙為骨搖落空知歲有華
莫遣風霜浪催折高秋須待楚江槎

瓊花集卷二終

瓊花集卷三

郡人玉齋曹璿編

詩餘

望江南

韓琦

維揚好靈字有瓊花千點真珠擎素蘂
一環明玉破香葩芳豔信難加
如雪貌綽約最堪誇疑是八仙乘皓
月羽衣搖曳上雲車來會列仙家

虞美人

晁無咎

江南載酒平生事遊宦如萍寄蓬山
歸路傍銀臺還見揚州一夢又驚回
年年后土春來早不負金樽倒明
年珠履賞春時應寄瓊花一朶慰相思

下水船

晁無咎

百紫千紅唯有瓊花特異便是當年唐昌觀中玉蕊尙
記得月裏仙人來賞明日喧傳都市甚時又分與揚
州一朶冰姿難比曾向無雙亭邊半酣獨倚似夢覺曉
出瑤臺十里猶憶飛瓊標致

新念別

賀鑄

湖上蘭舟暮登揚州夢斷燈明滅想見瓊花開似雪帽
簷香玉纖纖曾爲折漁管吹還咽問何意煎人愁絕
江北江南新念別掩芳樽與誰同今夜月

醉江月

岳珂

天然靈種遍塵寰不許一枝分植瀛海沉沉羣玉宴迥

出八仙標格珠幄留雲翠綃籠雪淺露宮黃額無雙亭
下未容凡卉連璧猶是射虎歸來朱欄獨倚曾作東
風客素態自羞時態改何必鈇華傾國舞影鸞孤繞心
蝶倦占斷春消息月明十里坐中還記曾識

滿庭芳

馬子嚴

共慶春時滿庭芳思一枝玉蕊非常少年游冶何但折
垂楊曾向瑤臺月下逢解珮玉女翻香風光好真珠簾
捲都勝早梅芳人間無比並玉胡蝶樹爭敢相方阮
郎歸後此意難忘夜夢揚州萬玉飛魂共紫燕歸梁須
行樂馬家園圃不用醉紅粧

蘇幕遮

馬子嚴

地偏靈天應瑞簇簇銀花圍繞真珠藥金闕玉樓分十
二要伴姮娥與月循環睡 月如花花表歲人道閨年
添箇真奇異不許揚州誇間氣昨夜春風吹送柴門裏

昭君怨

劉克莊

后土祠中標韻天上人間一本道號玉真妃字瓊姬
我與花曾半面流落天涯重見莫把玉簫吹怕驚飛

金縷歌

王廣文

辜負東風約憶曾將淮南草木筆端籠絡后土祠中明
月夜忽有瑤姬跨鶴迥不比水仙低弱天上人間惟一
本倒千鍾瓊露花前酌追往事怎忘卻 移根應費仙
家藥謾回頭關山信斷堡城笳作問訊如今平安否莫

遣玉簫驚落但畫卷依稀描著白髮愧無渡江曲與吾
家子敬相酬酢新舊恨兩交錯

賀新郎

王奕

試問司花女是何年培植瓊葩分來何譜禁苑豈無新
雨露底事剛移不去偏戀定鶴城坏土卻怕杏花生眼
覷先廿年和影無尋處遺草木悴風雨 看花老我成
遲暮遶欄杆想憶沉吟欲言難賦根本已非枝葉異誰
把履苗裨補但認得唐人舊句明月樓前無水部扣之
梅梅又全無語詢古栢過東魯

瓊花集卷三終

瓊花集卷四

郡人玉齋曹璿編

賦

張昌

揚州后土祠瓊花經兵火後枯而復生今歲尤盛
邦人喜之以為和平之證乃賦之

偉赤社之會都滋黑壤之饒沃萃温潤之秀氣發英華
於地軸是為瓊花異於凡木香凝媚服之蘭色瑩光明
之玉託根后土之祠擢幹蜀岡之麓曾不知其歲年亦
弗記於圖錄欲問司花之女但注詩人之目謂天下之
一株冠羣葩之芳馥豈唐昌之餘芳載後庭之遺曲者

平當其風入琳宮春歸華屋夢拆青綃色疑寒綠枝珊瑚
瑚兮鏤冰雪藥珠璣兮爛金粟真庭靜兮朝曦麗其纖
穠仙籟深兮宿霧滋其芳郁瑤林瑰豔之葱蒨閨苑琪
英之耀煜若蓋而繡似璧而毅如黃琮瑚簋瓘粲乎禋
壇而文珮環琚玲瓏乎衣鞠桂娥競爽借月影於冰蟾
阿母來觀下雲駟於皓鵠儷靜質於末利抗素馨於薝
蔔笑玫瑰之塵凡鄙醑醺之淺俗唯水仙可並其幽閑
而江梅似同其清淑其絕代之無雙久彌芳於幽谷若
乃聚八仙之別種玉蝴蝶之殊族葉扶疎而韻不勝色
近似而香不足猶瑾瑜美玉之粹溫豈砒砒堅珉之碌
碌蓋妖冶爭妍者衆之所同而蠲潔尙白者我之所獨

是以兵火不能焚塵氛不能辱根嘗移而復還本已枯
而再續疑神物之護持偏化工之茂育抑將薦瑞於中
興而效祥於玉燭也

鄭茂

有美一人兮縞衣青裳密侍靈祠兮儲休發祥肌膚冰
雪兮輕駕姑射魂清骨冷兮夜宿玉堂當盛飾乎上春
若陵跨乎衆芳彼翻階紅藥固含羞頰頰況不言零落
紛紛如桃李之場江梅避白畹蘭斂香故擅無雙之美
稱稟異質于東皇奈何寂寞蕪城留滯邦鄉並秀草木
之繁屬意蜂蝶之忙流塵空兮染素暮雨凄兮洗粧時
冉冉兮不我與念歲晚兮天雨霜孰能挽之實上林之

廣大鄰玉樹之葱蒼分潤兮金莖玉露敷榮兮帝籍朝
陽護之司花紫雲之車歌之謫仙清平之章薰奇芬而
擷豔侑玉座而銜觴承恩華於咫尺諒百倍於尋常子
高子竊造化之鑪錘爭形似於毫芒假道翰墨心手兩
忘一旦顧我挂之堵墻恍然昨夢溫風麗景香塵藹翠
仕女叢觀于傍子胡爲抱璞不獻什襲自藏使靈枝瑞
葉久淪于下土而子之技鬱乎其未彰

郝經

中統二年春三月制使李公致瓊花數枝是年冬
十月而夢二客相邀于維揚之后土祠飲於花下
嘯歌爲樂旣醉而覺乃作賦焉辭曰

江風吹雲枕壓霜月神不棲目軼思超越栩栩曳曳境
與世別天宇闢凡蹤絕歷蘭路開桂闕飄飄乎馮高御
空不知身之幾何而造乎虛白已而扶搖頡頏恍惚莫
量疑在鈞天亦如巫陽孤鶴飛來縞衣元裳翩然負子
背風翱翔下視淮海雉堞相望貝錯珠瑩接屋連牆繡
簾雕櫳綺疏綠房十里一市金紗煌煌騰灑海之魚龍
駭飛埃而陸梁忽丹青之二仙翥青鳥以相將指仙花
以爲言可嚼月而飛觴是閩苑之仙根來瑞世而呈芳
折膩雪以搖碧刻春冰而帶黃噴藥蝶於花心引輕絲
而不狂天風收其落英不委地而飄揚彼衆卉則俗死
漫紅妖而綠娼玉陰婆娑徒倚倘徉清香忽來莫知其

方乃誦明月之曲歌窈窕之章倚歌橫簫鏘鳳鳴鳳挹
芳瀾之浩渺傾墜露之淋浪卷瓊瑤於盃盤吸霜露於
肺腸欲折枝而不敢懼真宰之或傷且對花而舉酒澆
遯世之茫茫倏焉玉女隔花而語髣髴花神是爲花主
責自瑤華以臨后土剪冰綃以爲裳染麝塵於金縷拂
白霓而下征曳秋霞而輕舉現仙姿於塵寰寓丰神於
月府且曰有妹字曰飛瓊適來瑤池善爲新聲與君佐
酒以薦予誠遽作穿雲振搖瑤英說仙家之幽杳詠蓬
壺與赤城閱花朝以逍遙駐芳姿以輕盈嗟胡爲乎斯
世而沉冥于此生也時予旣醉二仙亦去花落尊空歌
殘玉樹斗轉參橫脫兔驚寤餘香冉冉月滿窗戶乃爲
記夢之歌歌曰玉宇春兮花始開與二仙兮飄然而來
花亦喜兮搖搖乎瓊瑰掇飛英兮泛酒盃飛仙爲我兮
歌以纍纍亦旣醉兮胡不歸花滿袖兮香滿幃謂予是
夢兮予不疑嗟時之人兮孰非夢之爲

倪謙

后土瓊花世傳天下惟一本金完顏亮揭之而去
自是遂絕後人以八仙花代植故處金貢士伯玉
求吳中書希純畫此花索題其上故爲之賦

元造運兮無停羣彙勃兮生成曾物物以雕刻乃自色
而自形何瓊花之毓秀擅穠華於廣陵繫幽魂兮久逝
恍喚起兮如醒爾其煤麝揚芬毛錐脫穎意匠方元天

機乍警剪瑤島之織雲印碧紗之清影柔柯澹兮相依
密葉蔚兮交映紛總總其繁英訝晚粧之間靚益能駐
春色以常存斡化工而自騁者也當其結根后土破萼
蕃釐冰鬚綴粟素臉凝脂粲玉容兮照眼藹天香兮逼
肌鮮颯動搖步宓妃於洛浦零露厭浥醉阿母於瑤池
疑元圃之仙卉儵六丁之夜移羌地靈兮所鍾豈人力
兮能爲頓使羣英失豔千葩奪奇諒寰寓之獨步意東
皇之見私遂令江都之名勝境因物而猶垂也乃若僊
客追懽騷人繼訪雅韻爭裁高吟競爽唐昌觀裏浪誇
仙女之遊無雙亭畔素愜醉翁之賞想神物兮禁訶壽
千齡兮無恙柰有敵之冥頑揭本根而長往待息體於

遺葉終禡魂於槁壤覽物理之興衰慨予情於俯仰彼
靈宇兮猶昔望媿人兮不還繼芳蹤者誰子惟見聚窈
窕兮八仙匪託跡於剡素將孰識其孤妍噫吁兮麒麟
之生異乎犬羊鸞鷲之翫爛乎文章是皆出則應瑞見
而靡常顧茲瓊芳之拔萃抑亦和氣之醞釀雖器車兮
莫儷殆三秀兮可方然而鳥獸草木信希世而呈祥者
矣彼夫公卿將相豈有種而流芳也哉

瓊花集卷四

瓊花集卷五

郡人玉齋曹璿編

記

杜旂

余自京口至揚州尋訪舊事知世所傳后土瓊花在今
城之蕃釐觀亟往謁之故瓊花猶在然余聞紹興辛巳
之變敵人揚州已揭其本而去何從復得此花種也觀
壁間諸公所載記直排世俗詭謂道士以聚八仙嗣其
名聚八仙葉瓣色香皆不類余曾不及見二花開時類
不類不得知獨怪敵既揭其本復何從得此花種耶有
道士出鬚鬢皓然自言生於崇寧間今年八十有六歲

矣能敘今花本末余與對坐于花之西亭上改容而問道士指花之根幹而言曰此某手所培護而至此者也指觀之大門而言曰此向之殿廬處也指所坐之亭曰此向所建之無雙亭處也花舊在無雙亭下當殿之西北自紹興之十五年向龍圖子固以古殿廬面勢狹小徙置轉後則花當殿之東南矣更三十一年知郡事劉公澤復命移花於殿之前卽今花處乃是歲八月十五日也初二十四年時直花之東南離三四尺許倏起一小根枝葉日茂其下大徑寸至是做其向背疎密併移之不敢易也十一月金亮渡淮趨揚州直入觀揭花本去其小者翦而棄之於時某方避亂出奔亦初不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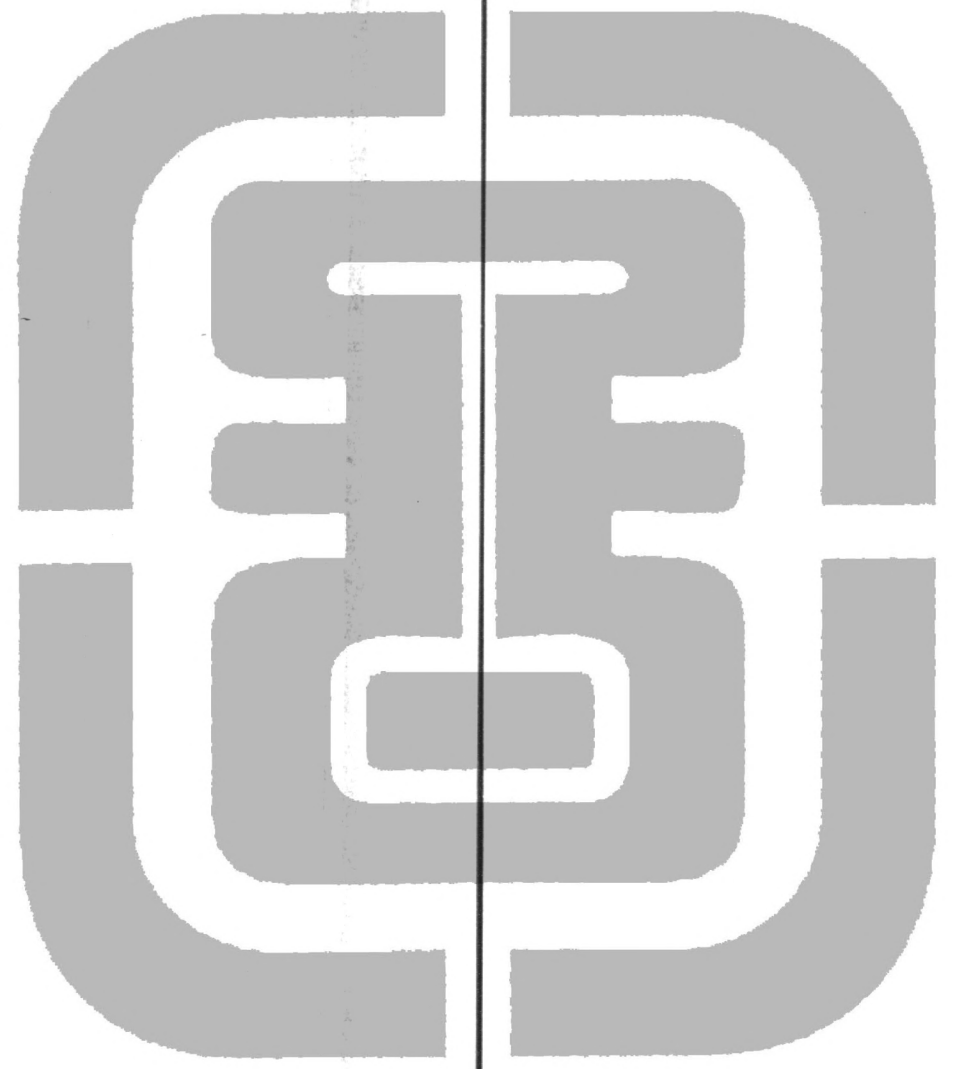
敵旣退某始於十二月來舊地是時訓練官成平領兵馬依觀屯寨其軍人接某曰觀主至耶瓊花已壞敵手傍有一小根微見地面可識認非其種否某心知之謂難以口舌定惟告以瓊花若剔其根皮投之火則臭達於鼻試之果然軍人皆喜歎某卽默禱后土移植花處日往護之越明年二月旣望夜中天大雷雨某詰朝起視兩廡蚯蚓布地皆滿往所植根傍則勃然三蘖從根出矣自是遂條達不已至于今三十年之久見婆婆偃蓋常不忘斷根時也道士旣言余爲之悚然曰盛衰感應之理豈可不知其故哉夫他日不生小根而倏起於二十四年者兆先見也去辛巳且八年以養穉也離之

且三四尺許者不併揭也剪而復萌者終盛也天大雷雨蚯蚓布地而三葉勃興者蚯蚓伏深壤陽氣驟趣之則動植俱奮也以人事言之不知趙孤漢曾孫之不亡何以異是自微而存存而有立扶植成就以至今日程嬰丙吉之功道士宜獲其報今日之享上壽儻有相之者耶余恐道士老且死後來者無以知今花之本末而疑不解也故述其言以書之其間歲月事故之參錯煩委有可附見者悉不敢畧以知其不誣若其他靈異甚多則未暇及也道士姓唐名大甯余實金華之杜旂時

宋紹熙二年辛亥夏六月望日記

瓊花集卷五

海昌蔣光煦校



七頌堂詞釋

七頌堂詞釋

潁川劉體仁公原著

詞有與古詩同義者瀟瀟雨歇易水之歌也同是天涯
麥蘄之詩也又是羊車過也團扇之辭也夜夜岳陽樓
中日出當心之志也已失了春風一半鯢居之諷也瓊
樓玉宇天問之遺也

詞有與古詩同妙者如問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色卽
灞岸之興也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卽敕勒之歌也危樓
雲雨上其下水扶天卽明月積雪之句也燕子樓空佳
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卽平生少年之篇也

詞欲婉轉而忌複不獨不恨古人吾不見與我見青山

多嫵媚爲岳亦齋所誚卽白石之工如露濕銅鋪與候
館吟秋總是一法

詞字字有眼一字輕下不得如詠美人足前云微褪些
跟下云不覺微尖點拍頻二微字殊草草

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泌歐陽炯韓
偓鹿虔叟輩不離唐絕句如唐之初未脫隋調也然皆
小令耳至宋則極盛周張柳康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
邦卿則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蓋非不欲勝前人而
中實枵然取給而已於神味處全未夢見

詞起結最難而結尤難于起蓋不欲轉入別調也呼翠
袖爲君舞倩盈盈翠袖搵英雄淚正是一法然又須結

得有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之妙乃得美成元宵云
任舞休歌罷則何以稱焉

晏叔原熨帖悅人如爲少年濕了鮫綃帕上都是相思
淚便一直說去了無風味此詞家最忌

詞中如玉佩丁東如一鉤殘月帶三星子瞻所謂恐它
姬厮賴以取娛一時可也乃子瞻贈崔廿四全首如離
合詩才人戲劇興復不淺

詞中境界有非詩之所能至者體限之也大約自古詩
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閒牀等句來

詩之不得不爲詞也非獨寒夜怨之類以句之長短擬
也老杜風雨見舟前落花一首詞之神理備具蓋氣運

所至杜老亦忍俊不禁耳觀其標題曰新句曰戲爲其不敢偁背大雅如是古人真自喜

稼軒盃汝前來毛穎傳也誰共我醉明月恨賦也皆非詞家本色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叔原則云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此詩與詞之分疆也

中調長調轉換處不欲全脫不欲明黏如畫家開闔之法須一氣而成則神味自足以有意求之不得也

重字良不易錯錯與忡忡之類是也然須另出不是上句意乃妙

美成春恨漁家傲以黃鸝久住如相識重露成涓滴作

結有離鉤三寸之妙

千里徧和美成詞非不甚工總是堆鍊法不動宕唯鴻影又被戰塵迷一闕差有氣

文字總要生動鏤金錯彩所以爲笨伯也詞尤不可參一死句辛稼軒非不自立門戶但是散仙入聖非正法眼藏改之處處吹影乃博刀圭之譏宜矣

惟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詞有警句則全首俱動若賀方回非不楚楚總拾人牙後慧何足比數

詞須上脫香奩下不落元曲乃稱作手

古詞佳處全在聲律見之今止作文字觀正所謂徐六擔板

竹枝柳枝不可徑律作詞然亦須不似七言絕句又不
似子夜歌又不可盡脫本意盤江門外是儂家及曾與
美人橋上別俱不可及

長調最難工蕪累與癡重同忌襯字不可少又忌淺熟
詞中對句正是難處莫認作襯句至五言對句七言對
句使觀者不作對疑尤妙

詠物至詞更難於詩即昭君不慣風沙遠但時憶江南
江北亦費解放翁一个飄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腸全首
比興乃更適逸酒壁釋褐韓偓之特遇也太液波翻浩
然之數奇也

霞散綺月沈鉤有勸而無諷其人去賦清平調者不知

幾里然是鈞天廣樂氣象較之文正公窮塞主不侔矣
紅杏枝頭春意鬧一鬧字卓絕千古濕紅嬌暮寒亦復
移易不得

周美成不止不能作情語其體雅正無旁見側出之妙
柳七最尖穎時有俳狎故子瞻以是阿少游若山谷亦
不免如我不合太擱就類下此則蒜酪體也惟易安居
士最難將息怎一个愁字了得深妙穩雅不落蒜酪亦
不落絕句真此道本色當行第一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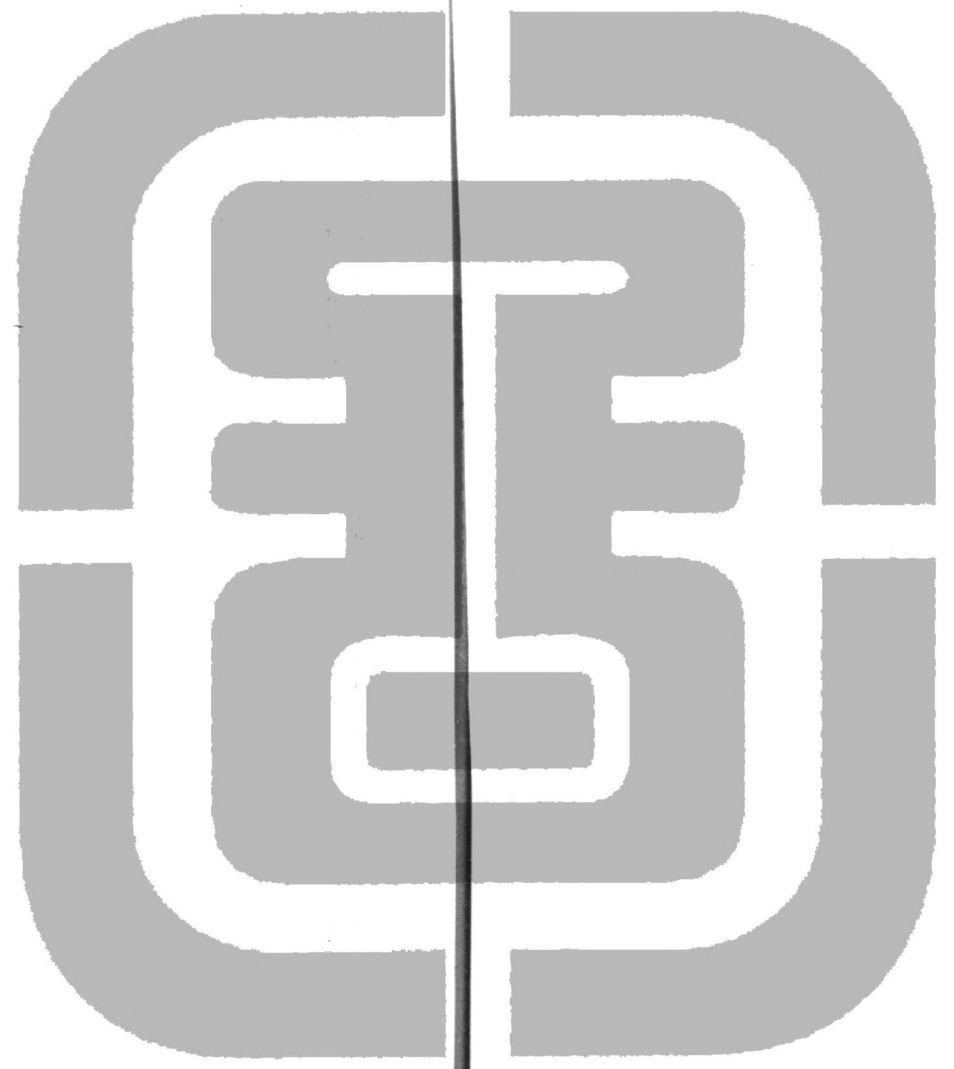
文長論詩曰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羣怨應
是為備言借貌一流人說法溫柔敦厚詩教也陡然一
驚正是詞中妙境

山谷全首用聲字爲韻注云效福唐獨木橋體不知何體也然猶上句不用韻至元美道場山則句句皆用山字謂之戲作可也詞中如效醉翁也字效楚辭些字兮字皆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彙括體不作可也不獨醉翁如嚼蠟卽子瞻改琴詩琵琶字不現畢竟是全首說夢

古人多于過變乃言情然其意已全于上段若另作頭緒不成章矣

海昌蔣光煦校



金粟詞話

金粟詞話

海鹽彭孫適駿孫著

詞以自然爲宗但自然不從追琢中來便率易無味如所云絢爛之極乃造平淡耳若使語意淡遠者稍加刻畫鏤金錯繡者漸近天然則駸駸乎絕唱矣

宋人張玉田論詞極推少游竹屋白石梅谿夢窗諸家而稍詘美成夢窗之詞雖雕績滿眼然情致纏綿微爲不足余獨愛其除夕立春一闕兼有天人之巧美成詞如十三女子玉豔珠鮮政未可以其軟媚而少之也李易安被冷香銷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皆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詞意並工閨

情絕調

詞人用語助入詞者甚多入豔詞者絕少惟秦少游悶則和衣擁新奇之甚用則字亦僅見此詞

柳耆卿却旁金籠教鸚鵡念粉郎言語花間之麗句也辛稼軒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秦周之佳境也少游怎得香香深處作箇蜂兒抱亦近似柳七語矣山谷女邊著子門裏安心鄙俚不堪入誦如齊梁樂府霧露隱芙蓉明燈照空局何等蘊藉乃沿爲如此語乎南宋詞人如白石梅谿竹屋夢窗竹山諸家之中當以史邦卿爲第一昔人稱其分鑣清真平睨方回紛紛三變行輩不足比數非虛言也

詞家每以秦七黃九並稱其實黃不及秦甚遠猶高之視史劉之視辛雖齊名一時而優劣自不可掩

范希文蘇軾遮一調前段多入麗語後段純寫柔情遂成絕唱將軍白髮征夫淚亦復蒼涼悲壯慷慨生哀永叔欲以玉階遙獻南山壽敵之終覺讓一頭地窮塞主故是雅言非實錄也

詞以豔麗爲本色要是體製使然如韓魏公寇萊公趙忠簡非不冰心鐵骨勳德才望照映千古而所作小詞有人遠波空翠柔情不斷如春水夢回鴛帳餘香嫩等語皆極有情致盡態窮妍乃知廣平梅花政自無礙豔儒輒以爲怪事耳司馬溫公亦有寶髻鬆鬆一闕姜明

叔力辨其非此豈足以誣溫公真贗要可不論也
林處士梅妻鶴子可稱千古高風矣乃其惜別詞如吳
山青越山青一闕何等風致閒情一賦詎必玉瑕珠類
耶

牛嶠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是盡頭語作豔語者無
以復加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今人但從淺俚處求之
遂使金荃蘭畹之音流入掛枝黃鶯之調此學柳之過
也

稼軒之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今
人未有稼軒一字輒紛紛有異同之論宋玉罪人可勝
三歎

作詞必先選料大約用古人之事則取其新僻而去其
陳因用古人之語則取其清雋而去其平實用古人之
字則取其鮮麗而去其淺俗不可不知也

詞雖小道然非多讀書則不能工觀方虛谷之譏戴石
屏楊用修之論曹元寵古人且然何況今日

近人詩餘雲閒獨盛然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嘗從素
筆見宋宗丞長相思十六闕仿沈約六憶詩體刻畫無

餘令人色飛魂斷言情之作斯為優矣董蒼水錢寶汾
善為婉麗之詞亦往往風美動人

宗丞新著及董錢二家俱集中所未及載

長調之難于小調者難于語氣貫串不冗不復徘徊宛
轉自然成文今人作詞中小調獨多長調寥寥不概見

當由興寄所成非專詣耳唯龔中丞芊綿溫麗無美不
臻直奪宋人之席熊侍郎之清綺吳祭酒之高曠曹學
士之恬雅皆卓然名家照耀一代長調之妙斯歎觀止

矣

此偶然記酒間之語
餘容細爲楊權耳

詠物詞極不易工要須字字刻畫字字天然方爲上乘
卽閒一使事亦必脫化無跡乃妙近在廣陵見程邨阮
亭諸作便爲歎絕殆幾幾乎與白石梅谿頡頏今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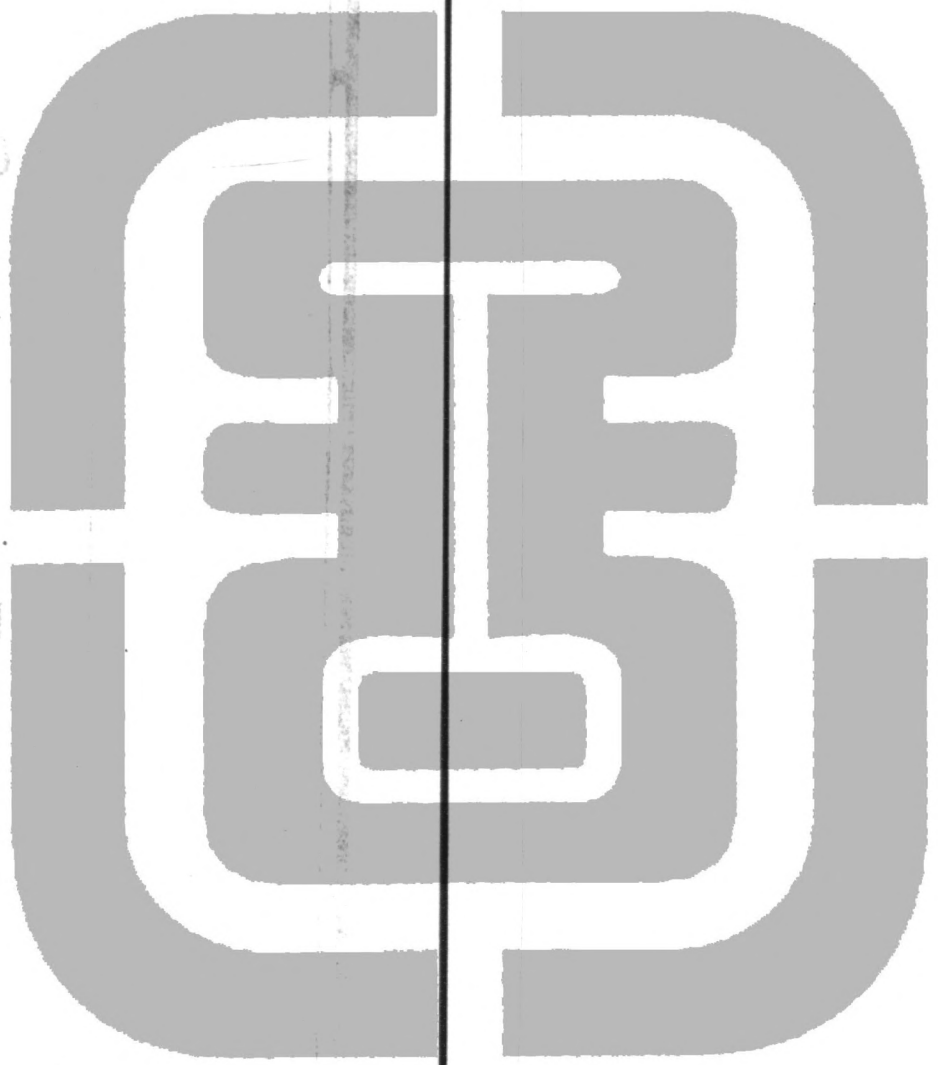
海昌蔣光煦校

古

文

書

命



古文緒論

初月樓古文緒論

桂林呂璜纂

道光戊子吳仲倫先生館於鄞十二月將返宜興過杭而璜遮留焉住叢桂山房凡二十餘日所親承口講指畫恐其久而忘也條記之如左

作文立志要高北宋大家雖不可以不學然志僅及此則成就必小矣史漢及唐人須常在意中也

古文之體忌小說忌語錄忌詩話忌時文忌尺牘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 國初如汪堯峰文非同時諸家所及然詩話尺牘氣尙未去淨至方望谿乃盡淨耳詩賦字雖不可有但當分別言之如漢賦字句何嘗不可用

惟六朝綺靡乃不可也正史字句亦自可用如世說新語等太雋者則近乎小說矣公牘字句亦不可闌入者此等處辨之須細須審

文章自當從艱難入手却不可有艱澀之態

作文豈可廢雕琢但須是清雕琢耳功夫成就之後信筆寫出無一字一句喫力却無一字一句率易清氣澄澈中自然古雅有風神乃是一家數也

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到純熟後縱筆所如無非法者

昌黎謂聲之長短高下皆宜須善會之有作一句不甚分明必三兩句乃明而古雅者亦有鍊數句爲一句乃

覺簡古者總之不可不疎

古文詞類纂其啟發後人全在圈點有連圈多而題下只一圈兩圈者有全無連圈而題下乃三圈者正須從此領其妙處末學不解此旨好貪連圈而不知文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句知此則於文思過半矣

淡非淺薄之謂淺薄則人人能之正爲文所當戒者也文章之道剛柔相濟史記及韓文其兩三句一頓似斷不斷之處極多要有灑氣潛行雖陡峻亦寓綿邈且自然恰好所以爲風神絕世也

唐人以五律爲四十賢人不可有一字帶屠沽氣古文

亦然通篇容不得一字屠沽然而知此者鮮矣能辨其
是否屠沽亦不易矣真作家所以少也

不受八家牢籠安得有此才分但於八家範圍中有所
以表異之處如姚惜抱所云尋求昌黎未竟之緒而引
申之則途轍自正各就其才而可幾於成

戚鶴泉謂古文不可有古文氣其說非也前明多誤於
此論故自震川而外鮮有成就者

姚子壽謂文忌爽亦非也孟子乃文章之最爽者史記
戰國策亦然西漢初年文章之高猶有周秦氣亦正以
其爽耳武帝以後則文有爲作矣
文章不可不放膽做

作文遇好題目自易動人然此乃偶然湊手非已所能
主張惟有相題行文還他質而不但是能自主者亦不
必刻意求奇往往通篇只可單點却是好文章便可入
集若無可寄慨而必要感慨無可援引而必要援引反
支離矣只可單點却是好文章讀姚惜抱文能知之厚齋陳增注

不得已應酬之作則入集時必去之如震川集中壽文
已有可以不存者公牘而入於書中亦少揀擇小簡則
尤不必入集也應酬之作難得佳文厚齋

上等之資從韓入中資從柳王二家入庶幾文品可以
峻文筆可以古人皆喜學歐蘇以其易肖且免艱澀耳
然此兩家當於學成後隨筆寫出無不古雅乃參之以

博其趣庶不流於率易

孟子文章無美不備

老列莊三子老雖道其所道而最精深莊子亦超妙列子較淺恐是周秦閒人采一時小說而稗販老莊之旨以爲之其同于莊處亦似從莊剽剝者

莊子文章最靈脫而最妙於宕讀之最有音節姚惜抱評昌黎答李翊書以爲善學莊子此意須會能學莊子則出筆甚自在

荀子文少變化其精者已爲禮記所采矣

諸子中老子似經其旨與吾儒異無害也荀子說理較醇而文筆近於平淮南排句亦多却有精采莫超於莊

子莫峭刻於韓非子矣孫武子亦先秦之文非漢人所及列子義蘊稍淺亦先秦之文也

史記兩漢三國五代史皆事與文并美者其餘諸史備稽考而已文章不足觀也

史記如海無所不包亦無所不有古文大家未有不得力於此書者正須極意探討韓文擬之如江河耳

古來善用疎莫如史記後之善學者莫如昌黎看韓文濃郁處皆能疎柳州則有不能疎者

史記未嘗不罵世却無一字纖刻柳文如宋清傳蝨蠅傳等篇未免小說氣故姚惜抱於諸傳中只選郭橐駝一篇也所謂小說氣不專在字句有字句古雅而用意

太纖太刻則亦近小說看昌黎毛穎傳直是大文章
史記諸表序筆筆有唱歎筆筆是豎的歐陽文有一唱
三歎者多是橫闊的

范蔚宗自謂體大思精而無事外遠致誠哉是言事外
遠致史記處處有之能繼之者五代史也震川文也
史記於左傳長篇只用一二語敘過正是其妙處須知
質而不俚只是敘此等如道家常所以高耳

漢文近於平如劉子政則較之董江都爲不平矣
班孟堅學劉子政而文不同後漢書之筆太鬆當下班
書兩等

三國志得龍門之簡以史法論勝於後漢書裴松之補

注有近於小說而亦收之者須知此等書亦陳承祚所
見而不采取所以爲簡要也

李習之謂昌黎文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此是何等音
節昌黎品第當在班孟堅之上

柳州碑誌中其少作尙沿六朝餘習多東漢字句而風
骨未超此不可學貶謫後之文則篇篇古雅而短篇尤
妙蓋得力於檀弓左國最深平淮西雅與昌黎平淮西
碑亦相埒

古人文章似不經意而未落筆之先必經營慘淡如永
叔與尹師魯書直似道家常若不先有一番琢鍊何以
能如此古雅

老泉嘉祐集存文不多却篇篇可傳

蘇長公晚年之作有隨筆寫出不待安排而自然超妙者非天資高絕不能學之其少年之作滔滔數千言才氣真不可及然精義究不能多若賈長沙之長篇則事理本多所以不可刪節長公文只論一事而波瀾層出故間有可節處

古來博洽而不為積書所累者莫如王介甫渠作文直不屑用前人一字此所以高其削盡庸庸一氣轉摺處最當玩

穎濱在八家中自覺稍弱然自渠以後至震川未出以前無此作也

歐之大碑版不善學之易于平易于散

八家之外李習之尙可參其氣息自好也孫可之則有暴氣亦未能自然究非正宗看王介甫便高過之遠甚姚牧菴力掃南宋而學韓尙太喫力

虞道園筆太游衍較之宋潛谿稍淨而文品不甚相懸王遵巖文少靈氣然自正派虞道園正與之相伯仲耳明七子文句句欲古峭而不知運以灑氣往往至于不可讀乃荆棘叢也

歸震川直接八家姚惜抱謂其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却自風韻疎淡是于太史公深有會處不可不知此旨如張鱸江所賞諸篇不過歐曾勝處而已有寥

寥短章而逼真史記者乃其最高淡之處也

汪堯峰文氣息好在國初諸老中自屬第一但少嚴峻迺拔如游池沼湖江而不見壁岸未能與北宋名家抗行

朱竹垞頗能擺落浙派敘事文較議論爲優但少風韻耳姜湛園則更漫衍

黃梨洲氣岸自闊而文中乃多不揀擇之語法亦尙疎邱邦士文有質味同時諸子罕有能似其質者

侯朝宗天資雅近大蘇惜其文不講法度且多唐人小說氣

魏叔子文之大病痛在好做段落狠其容亢其氣硬斷

硬接議論文尤多此種邵青門亦有此病而又甚之

本朝時文如李榕村入理深而氣格亦高至古文便全不合法如儲同人及畫山諸公皆時文勝古文者王罕皆古文亦不唐不宋不六朝不似古人方朴山亦然前明人古文又是一種讀一篇了不知其命意所在如唐荆川茅鹿門時文之高幾足與古人同其品第作古文則語不揀擇而法亦不合

方望谿直接震川矣然謹嚴而少妙遠之趣如人家房屋門廳院落廂廚無一不備但不見書齋別業若園亭池沼尤不可得也

劉海峰文最講音節有絕好之篇其摹諸子而有痕迹

者非上乘也

姚惜抱享年之高略如海峰而好學不倦遠出海峰之上故當代罕有倫比揀擇之功雖上繼望谿而迂迴蕩漾餘味曲包又望谿之所無也敘事文憚子居亦能簡然不如惜抱之韻矣惜抱之文以韻勝自是公論厚齋張臯文惜不永年故摹古之痕尙不盡化然淳雅無有能及之者早年雖講漢學而仍不薄程朱所以入理深也

憚子居文多縱橫氣又多徑直說下處不善學之便易矜心作意而氣不和其續集氣息較好筆力又不逮前集矣惟作銘詞古質不可及文章說理不盡醇故易見

鋒鏗子居自命似欲獨開生面然老泉已有此種不可謂遂能出八家範圍也但不可謂其學老泉耳老泉文變化離合處非子居所能

朱梅厓文境文體與方望谿不相入學韓而專學其詰曲處此非善學也昌黎本文從字順妙極自然今人無其根柢乃只見怪怪奇奇耳然梅厓集中書一體最佳有可傳者

王惕甫文有不講法度者只不肯淡便是其病從選學入然於選亦不甚深也

秦小峴文未脫詩話氣條達之篇則有之

袁簡齋文如其小說然小說亦不到古人佳處

張鱸江文雖少蒼古然取道甚正王惕甫不及也
魯賓之文清而能瘦其氣亦疎可以卓然有成者惜不
永年惕甫評其文云皮殼未去此言不確如惕甫之文
乃正嫌其皮殼多而無骨耳賓之文亦遠出惕甫上
右若干條皆先生就璜所問而答者璜退以片紙書
之先生別去乃稍比次而書於冊他日以告先生先
生曰此不可以示人也凡論人論事必本末具乃可
筆於書而無遺議此等或舍大而專言其細或舉偏
而不見其全不量子者將以爲口實焉璜不敢忘而
並識於此

粵西呂月滄郡丞嗜古文辭嘗師事仲倫先生而得其
旨以親炙緒論手纂成編增雅慕先生之文與先生之
論文而不獲一見先生因錄而藏之行篋時尋繹焉丁
酉春增客海昌晤先生於學博錢君警石之齋相見歡
然因出所藏以質之先生曰月滄可謂好學也已遂加
校正以貽警石會州人蔣茂才有叢書之刻願附梓以
廣其傳俾後之覽者知先生師古之心與月滄師先生
師古之心并警石愛先生及月滄所以師古人文者亟
以示後之學爲古人文者之心一如先生愛月滄之心
蔣君之意蓋可以忽乎哉山陰陳增跋
仲倫先生初月樓文稿於古人法度無不合而其深造

獨得實未嘗有所依傍也然先生論文必曰吾嘗得之
張編修姚刑部云然其不忘師友之言蓋如此桂林呂
月滄郡丞篤嗜古文辭迨見先生而體格一變今從山
陰陳君厚齋得郡丞所錄先生緒論蓋師先生之文以
爲文卽師先生不忘師友之心以爲心也蔣生沐茂才
方刻叢書願以此卷傳示學者先生尙有文評三種他
日當錄副墨以贈生沐俾學者知從入之途不可不慎
且知先生論文宗旨與古人無不合而其言則深造獨
得之言豈嘗襲古人之所已言哉道光丁酉首夏嘉禾
甘泉鄉人錢泰吉跋

初月樓論書隨筆

宜興吳德旋仲倫

十年前見楊少師書了不知其佳處何在近習步虛詞數十過乃知後來蘇黃米董諸公無不髣髴其意度者黃涪翁比之散僧入聖可稱妙喻然涪翁又云今人見楊少師書口是而腹非也在宋已然何況今日然余既已深知而篤好之卽以此當出世法矣

山谷論書於晉人後推顏魯公楊少師謂可彷彿大令此言非也魯公書結字用河南法而加以縱逸固是大令筆少師筆意直接右軍而不留一迹董華亭謂其古淡非唐人所及可稱篤論

董華亭云今人眼目為吳興所遮障蓋勝國時萬厯以前書家如祝希哲文徵仲之徒皆是吳興入室弟子徵仲晚年學山谷便一步不敢移動正苦被吳興籠罩耳希哲狂草雖云出自伯高藏真而畧無遠韻但可驚諸凡夫華亭出而明之書法一變矣

永興書渾厚北海則以頓挫見長雖本原同出大令而門戶迥別趙集賢欲以永興筆書北海體遂致兩失集賢臨智永千文乃是當行可十得六七矣

本朝書家姜湛園最為娟秀近時劉諸城醇厚有六朝人遺意但未縱逸耳香泉天瓶當時並負盛名而凡骨未換較之明季孫文介倪文正諸公不逮遠矣

余友錢魯斯以書名海內四十餘年初學董香光繼學李北海後乃出入顏清臣蘇子瞻黃魯直能掃盡世俗繆種流傳見解可謂書之豪傑惜其未參褚河南楊少師筆意氣息稍粗而有時肌理細膩則又涉於凡艷書品不無小減耳然其沉著痛快固是一時無兩魯斯嘗謂余云作書草率最難余初不解其說後學懷素小千文畧得草率之意學右軍十七帖則又不見所謂草率者於魯斯之說仍不能無疑近學楊景度步虛詞乃知草率者細淨之至也恨不能起魯師而一問之耳

十年前余在揚州與安吳包慎伯論書慎伯不喜平原

坐位帖而余極好之然余學書在慎伯後未敢與之爭
近慎伯來陽羨與余復相見論書亦推服顏行自悔前
言之失示余以所著述書二篇妙論層出予所見能書
之士未有若慎伯之通識也惟於魯斯多微詞且不無
過當語倘所謂責賢者備之意耶

慎伯論書於唐人後推東坡思白二家其言以爲東坡
雄逸思白簡淡非餘子所及此見極與余合慎伯又云
學蘇須汰其爛漫學董須避其刁疎汰爛漫則雄逸始
顯避刁疎則簡淡乃真斯固然矣子謂爛漫刁疎在彼
二家病處亦覺其妍但恐學者未得其妍先受其病不
可不知耳

人於鄉先輩不能無私魯斯愛惲南田書謂其意趣勝
香光自成過論南田所用只是河南一家法香光能集
會稽平原少師諸家之長決非南田所及近見王石谷
書淳古似楊忠愍而不以書名想亦爲盡所掩耶

慎伯謂自柳少師後遂無有能作小楷者論亦過高米
海岳九歌趙松雪黃庭內景經皆能不失六朝人遺法
但其他書不能稱是遂爲識者所輕文徵仲黃庭經亦
與右軍原書酷似但恨用筆太工巧耳

惲南田云褚米一家書學米先須從褚入余謂學褚有
得自可不須學米米小行楷書固出於登善亦只哀冊
一種耳若枯樹賦公孫宏傳贊蕭淡之筆海岳終身不

解也東坡金山詩出入河南少師平原真有淡不可收之妙非海岳嬋娟羅綺之比慎伯謂宋賢惟東坡具神解斯言得之矣

明人中學魯公者無過倪文正學少師者無過董文敏作者雖多兩雄爲最矣爲二公開先者其惟楊忠愍乎董香光論書盛推米海岳海岳行草力追大令文皇以馳騁自喜而不能掩其怒張之習香光平淡似爲勝之近時諸城學香光而益加道厚然畧不肯馳騁遂極詆海岳書家所見不同如此孰爲正其是非耶

米元章云草書不入晉人格轍徒成下品此論極是然唐人草書無不學大令者大令狂草盡變右軍之法而

獨闢門戶縱橫揮霍不主故常姚刑部姬傳謂如祖師禪入佛入魔無所不可可稱妙論余謂大令草書雖極力奔放而仍不失清遠之韻伯高藏真筆力雖雄清韻已失學之者愈似而愈離黃涪翁所云高閑以下但可張之酒肆也元章力追大令而就其合作僅堪與孫虔禮抗衡以爲入晉人之室則猶未耳

董香光云學柳誠懸小楷書方知古人用筆古淡之法孫退谷侍郎謂董公娟秀終囿于右軍未若柳之脫然能離予謂柳書佳處被退谷一語道盡但娟秀二字未足以概香光孫虔禮書譜云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此香光之所以得宗於右軍也

韓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書逞姿媚姿媚書家之病昔人論之詳矣退之性不喜書固未知右軍書法之妙且意欲推高古篆乃故作此抑揚之語耳後人誤看遂若右軍之書真逞姿媚而欲以吳興直接右軍非惟不知右軍之書亦并未解昌黎詩意矣孫退谷以華亭娟秀謂囿於右軍已非篤論况欲以吳興姿媚當之耶

劉諸城云松雪自當爲一大宗卽或未厭人意然究無以易之此就元人而論謂鮮于康里諸公皆非松雪之匹耳若以辭害意而欲遂以松雪嗣統二王豈以諸城之智而出此耶

李西臺肥而俗僅勝周越耳其時蔡蘇未出遂擅書名

東坡筆力雄放逸氣橫霄故肥而不俗要知坡公文章氣節事事皆爲第一流餘事作書便有俯視一切之概動於天然而不自知吳匏菴亦步亦趨尙未足以語於離形得似之妙也

余所見坡公法書定以金山詩爲最蓋公書務顯筆力亦恨太盡耳然學書未到沈著痛快地位而遽求含蓄雖日習右軍之書亦只如優孟之似孫叔敖而已竟何益哉

昔人評歐陽率更書如金剛努目大士揮拳虞永興能中更能妙中加妙二家之書余實未敢定其優劣涿鹿馮銓謂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

爲優此言非也歐亦剛柔內含學歐而不得其筆乃有
露骨之病學虞而不得其筆又豈無肉重之失耶
慎伯謂平原祭姪稿更勝坐位帖論亦有理坐位帖尙
帶矜怒之氣祭姪稿有柔思焉藏憤激於悲痛之中所
謂言哀已歎者也

張司寇書名最烜赫其筆力沈鷲信足追步香光而氣
韻遠不逮矣姜湛園何義門氣韻與香光爲近而筆力
又不足以副之甚矣斯事之難也

東坡自云余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謨稍放似楊風子東
坡於少師神似非形似觀其筆勢殆可伯仲君謨學平
原而出以恬和和能入雅恬亦近俗較之東坡殊爲遜

矣

學楊少師書如讀周秦諸子乍看若散漫無紀細玩却
自有條理可尋其於詩則陶靖節也王右軍如史記之
文變化皆行於自然其於詩則無名氏之十九首也
董思翁云作字須求熟中生此語度盡金針矣山谷生
中熟東坡熟中生君謨元章亦尙有生趣趙松雪一味
純熟遂成俗派惟黃庭內景經生意迴出絕不類松雪
書而世亦無問津者

松雪行書以天冠山爲最北海肖子也世人艷稱民瞻
十札已屬次乘梅花詩則自鄮無譏矣
吾鄉蔣盤初先生書兼用永興河南法品格最近蔡端

明草書學藏真而少加收斂位置當在祝希哲上吳大
來以平原爲宗書特蒼鬱曹湛思稍嫌單薄而意趣頗
似楊少師如陽羨茶味雖不濃而色香殊勝
戲鴻堂所收玉潤帖當是元章贗作香光中歲於元章
書有偏嗜故往往爲所蒙蔽而諸家石刻所收晉唐人
名跡亦惟元章贗本爲多

明白嘉靖以後士夫書無不可觀以不習俗書故也張
果亭王覺斯人品頹喪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風
豈得以其人而廢之

李懷琳絕交書草法出於大令而未得其筆鮮于太常
小楷亦娟秀不俗行草學懷琳而彌不逮然太常在當

時已擅盛名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詎不信歟

唐人之書法嚴而力果然韻趣小減矣予謂二王以後
趣莫深於少師韻莫勝於東坡可以補唐人所未足
山谷小行書自佳蓋亦從平原少師兩家得力故足與
坡公相輔大字學瘞鶴銘骨體峭快而過於豪放亦成
一種習氣學者貴於慎取不可遂爲古人所欺

余年三十餘始留意書學卽好東坡思白二家然苦無
入處學淳化閣帖愛大令文皇之馳騁自得而益迷其
源自是汎濫於唐宋元明諸家十有餘年而私心所好
仍在東坡思白世人賤近貴遠以時代判優劣輒卑視
二家而卑無高論者則又以趙松雪爲羲皇上人而已

近聞慎伯之論予所信益堅慎伯又導余學楊少師步
虛詞日習一過覺於蘇董二家意趣時有所會直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近人之書劉諸城渾厚醇實自足名家而仁和蔣山堂
古秀在骨幾欲突過諸城山堂作書如以墨汁傾紙上
又時似枯籐之挂壁思翁暮年神境也世人於筆法墨
法皆所不講而務求勻稱見此等妙蹟鮮不嗤惟有志
之士所以窮老盡氣於荒江老屋中惟求有以自信而
不肯輕爲人應酬筆墨也

十數年前見吾鄉吳味泉書輒愛玩不能釋手以其熟
於二王草法也近覺其有不足處蓋行筆學平原而未
能透露香色反不若湛斯

學趙松雪不得真蹟斷無從下手卽有真蹟臨摹亦須
先植根柢昔之學趙者無過祝希哲文徵仲希哲根柢
在河南北海二家徵仲根柢在歐陽渤海此如學六朝
駢麗文須先讀得漢書也豈惟松雪不可驟學卽學元
章思白亦易染輕綺之習魯斯嘗云不學唐人終無立
脚處誠哉是言

書家貴下筆老重所以救輕靡之病也然一味蒼辣又
是因藥發病要使秀處如鐵嫩處如金方爲用筆之妙
臻斯境者董思翁尙須暮年而可易言之耶余學書幾
二十年所歷者皆世人嗤笑唾棄之境而又不肯安於

初月樓論書隨筆
小成故數數從業至今日乃覺有悟入處倘亦禪家所謂漸脩頓證之候乎然質既駑弱功名尙淺能知之而不能至之而二三同志年齒後於余者以予爲識途之馬相從講論異時必有造其極者然後以余言證所得而信其不誣則余二十年來所費日力不爲虛枉矣
予昔家居作此初脫稿爲門人程子香取去裝成長卷其後薛畫水太守見而欲得之子香不肯與別錄楷書一本贈焉今藏於畫水之如執燭齋者子香遺墨也子香卒後予手稿不知爲何人所得矣道光辛卯在四明館中理舊篋得門人康康侯爲予所錄本復自書一過追思往事忽忽十有餘年而予以臂痛

廢學亦且十年年愈增歲月愈促老大無成彌用自媿而已

初月樓論書隨筆終

初月樓詩言附錄

九

山靜居詩話

石門方 薰

鄉先生周篔隱於市廛讀書賣米敦交誼恆急于人而不暇自顧遂至徹貧然豪邁自若海內文士無不知周處士也嘗夜起作梅花詩行吟達曙不覺自梅里而入桐鄉郭外矣履穿不能途步借村店紙筆錄所作詩寄城中汪司馬柯庭遣舟邀至家權聚旬日而去其詩有爲愛梅花欲斷魂酒懷難遣是黃昏逆風香裏隨筇去知在月明何處村破除萬事已衰年說與梅花也可憐樹底婆娑倚寥寂祇將詩句鬪清妍誰識閒中別有情酒醒時已夜三更鬚眉影落溪光裏人與疎梅一樣清

迢迢良夜此江鄉獨往尋詩興覺狂欲向荒寒參妙諦
滿身花影滿頭霜

朱竹垞李秋錦兩先生齊名于時同舉康熙間宏詞科
朱官檢討李歸田里賦桃花云水岸亭臯各占春生來
未浣馬蹴塵千株一笑誰傾國烟霧休遮著眼人行路
逢雀也乞漿隔鄰非宋亦登牆齊名若箇先呼李料得
東風愛豔妝後竹垞罷官著騰笑集刊成李題後云供
奉吟箋絕可師換來風格又經時風人不信偏愁好纔
脫朝衫便有詩皆于言外見意焉

錢唐嚴鐵橋夢亡女阿清詩曰哀樂中年有萬端不堪
夢裏見金鑿自注樂天有久知賤女成吾錯祇覺生兒

似汝難惆悵今宵空會面沉吟往事欲摧肝刹那縱識
浮漚幻孤枕殘燈自寡歡三四一氣轉落出之至情此
種詩雖前人未易多得也鐵橋名誠性鯁直朋友有過
輒面責不諱人多難堪然年逾弱冠書無不讀惜早亡
不得竟其所學耳又題高其佩畫狗歌云今年作客考
豐縣忍死須臾爲貧賤歸來卻值三伏中千山萬山踏
敦徧崎嶇窄窄徑穿百五十里無人烟是時同行祇
一狗俄頃不忍相棄捐豈知向午氣轉熱山石如焚水
泉竭我心憚暑況爾狗力盡長途足流血十步可憐九
步蹲艱難到渡愁黃昏盤旋頗遭衆客惱哮吼更愧舟
人言移篙十里天如墨渴赴波心勢難抑爾狗何知滅

頂凶無力救時空歎息吁嗟我本非主人以死相累真
奇冤多情解戀窮居客遺恨偏慳傲蓋恩孫家草堂背
山郭壁間兩狗形殊惡掉尾睚眦欲吠人詳看乃是高
公作高公畫法妙寫生以指代筆天機精偶然貌此有
深意似言此類未可輕天生此類曉忠義寄書負米猶
餘事兄弟鮮仁臣不臣對此寧無自慚愧高公跋中云爾世人
輕以狗罵人愚者逢之生怒嗔辜負背德狗所恥人邪
狗邪豈其倫我觀此畫世應寡苦憶歸途所攜者形軀
毛色俱儼然可惜呼之不能下詩亦奇倔

康熙間士人居家恆多友文墨讀古書挹揚風雅者吾
浙如錢唐趙氏之春草園小山堂吳氏之瓶花齋嘉興

曹氏之倦圃桐鄉汪氏之華及堂履硯齋時皆名儒老
宿往來讌集無虛日畧如玉山草堂故事至今猶有道
之者近則并無其人矣龍泓丁先生敬谷林趙氏舊交
也其過春草園詩八章序云園中雜饒名花無非佳種
每花時谷林輒作簡遺伴慇懃期請未嘗以不速視友
朋如杜老草堂之燕也追涼池上布席花間若爲園中
故事者至暑寔邵侯之瓜寒說宋公之餅敦去聲羅槃列
豆進籩加珍伴段煉巧壓郇庖斯又餘事焉爾矣偶或
兼旬未面輒復申其手舉訊問無他重以綠菴紫鬣不
待吳移新脯精糧寧勞顏乞或期鑒古或訂探幽張愛
賓有言經年其賞山泉永日惟論琴畫古今同致詎不

信然昔誦少陵誰家數去百徧未闌之句謂亦可見當日人情之鄙故沾沾感此不厭清狂之主若以谷林視之則九萬里風斯在下也矣祇恨無少陵俊筆使吾谷林襟韻照耀行墨間耳予老矣頽廢侵尋行將就木追惟昔交情多禮篤久而不渝若谷林者真平生良友第一人也今春偶經其園感從中來振觸不已嗚呼過嵇呂之舊間乏向生之藻賦向秀有思舊賦見文選低回俯仰我愧如何爰題絕句聊託盡悽云爾趙兄情抱水迢迢逢著花開卽見招卻似春風也追憶慇懃猶到最繁條曾共髯翁把酒來高低忍踏舊亭臺梅花了解相思苦抱住寒梢不肯開淡沱池光洗釣磯當年柳影見依稀池邊

多少閒鷗鷺早伴寥天一鶴飛園有三十六鷗亭縹緲層樓構

意新祇容青靄作比鄰遙遙天目應惆悵不見掀髯倚

眺人岑樓四疊可眺天目山卽以名焉秦蕙田八分書垂楊傾倒草萋萋遮斷

蒙苔履印泥野鳥不知人怨聽飛來猶是盡情唬柳邱

謝壑稱胸成散步真教五欲清他日何人知慘淡任隨

渠一作輕薜發狂生亭臺樹石悉出谷林胸中卽壑布置者連蜷桂樹小山

叢異種疑分白兔宮南華堂背巖桂兩株叢幹合本婆娑可玩谷林曰此所謂叢桂也種

不易月斧雲斤消息斷一枝遺恨向秋風憶鄉試報罷予往慰之谷

得林語我曰我猶作此舉者老母命也語次淚數行下益

示賢谷林孝思純篤得乎天者全也惟我知狀附記於此以

諸孫徑草蕭蕭蔚似麻文梁徙燕檻升蝸無情最是高

松樹曳翠牽蘿蔭別家鮑君以文云末章別有寄託不

獨慨其園之易主也

詩固病在窠臼然須知推陳出新不至流入下劣此慈

溪葉丈鳳占之論也丈為宋石林先生之後先世徙居

慈溪之石步山賣藥吾里與先人為莫逆交又號二韓

蓋慕韓伯休之為人耳其客杭答友云西湖來便與無

涯半住僧家半酒家山水與人緣未了牽情不獨為鶯

花其好句如雲移山勢轉風挾樹聲迴屋漏成書格山

園入畫圖讀書無盡義治圃有常程門映先生柳屏遮

姊妹花山居雜興作天寒聲欲吼雪下勢偏橫獅山雪霽悵別非

長道分離是暮年送客山光隨岸去花影壓逢來游湖詩

不落格意自清新信其言之不誣也

鳧亭詩話載松江黃唐堂楊花詩云不宜雨裏宜風裏

未見開時見落時以為雖工尚不離題境惟初白老人

春如短夢初離影人在東風正倚闌乃得羚羊挂角無

迹可尋之妙吾友鮑以文云黃詩特佳查句須出題面

方見其妙余因記故人陳仁山芥舟氏句云莫亂春愁

飄遠道錯看別淚上征衣有風不似飛花態無力還同

病酒情周少穆之一年春事拋流水半醉心情付別筵

未知誰得領下珠也

作詩雖曰學力然天資妙者所見不大亦別有風致非

笨伯語使人可壓豆村老人一生以詩為計日必有作

作必存稿年逾耄耄不廢吟哦又極自珍秘所作等身

懸之屋梁非至好不輕示可為性癖耽詩者矣其詩自謂學徐青藤未免過于謔浪惟天機自得耳其琢句雅馴者如有酒座中驚北海逢人馬上說西湖送人買花不計錢多少留客都忘米有無自安拜詔直須封裸國看經真願下龍宮畏獨行已少長沮耦覓句難齊短李才自遣厭絮且餐鮮蛤蜊憐文曾葬死鴛鴦自安只可眼前乾我酒莫教背後說人詩代人若云明日歡來必反惹今宵寤未曾燈花瓶花無恙煩蜂探鄰竹多情走筍來夢五言詠物如小憐傾蓋立疎愛覆杯山韋布囊驢背月野艇泊頭砧東和沙搬雪繭趁火撚香珠花要知大婦苦試以小眉看醋馮夷書自懶龍女病曾嫌帶

敢云專筆削亦必定君臣藥方豆村為錢唐洪簡字玉山余不解移宮換徵大都填詞之隨境緣情關脈轉折較作詩尤宜熨貼自然調無長短如珠貫一串造句須有追魂攝魄之妙為工錢唐馮法唐蔗老氏才思清麗風韻殊佳 國朝詞家後勁也畧舉所作如問歲今年十五纔眉山未畫秀生來向人也學道愁懷 雲綠初分蘭葉鬢花紅新試牡丹鞋小開簾幙看春街浣溪紗和燕情忙比蜂聲靜牢籠不住輕狂性闌干纔到又過牆相離不久還相並 扇避輕羅醉停花梗東風如夢飛難醒前身真箇是何郎美人裊上留香影踏莎行造句如鶯天絮地如何少得離人淚闌亦不減宋人風致

許丈煥字振武號澹園嘉興人與弟燦皆有詩名先人
曾用唐人詩意寫姑蘇惜別圖時次唐韻題者甚夥丈
覽之似無當意乃次元韻云金閨門外短長條分手淒
涼接渡橋畫裏忽看楊柳色離魂猶逐曉風搖津樹旗
亭眯眼新十年曾此話風塵鶯花老去無相識淪落天
涯舊酒人再疊前韻冉冉春光上柳條畫船笑語出官
橋賣花聲杳山塘外不見吳娘金步搖日暖花香放斬
新半塘橋外襪生塵依稀記得春風面聽撥琵琶錯認
人

初陽蔣君少讀書自昕至夕不能成誦年逾及冠忽一
日頓悟凡平生讀過書無不了然于心其後開卷過目

不忘人以爲夙業所至其詩若文一本性靈嘗曰人每

以氣格論詩是以尊漢唐而薄宋元若以世風言詩則

代有其詩平心讀之自知其乘除運會之變識者躉之

今錄其所作數章可概見矣手指其四曰無十指寄兩

手右者最勞苦其左得少逸時亦效拍拊以此衆指間

強半可椎鼓摩挲爬背具數十不得五一爪獨挺然透

甲越寸許擊案鏗有聲注水一勺舉問渠何能偃

向我語生長皆主恩爪也敢自詡所賴託身僻動輒謂

爲左素又無名稱百役不我與藉用得朝夕幸免屈折

侮指使頃見頻漸已多齟齬聞言竊大息恍焉心獨撫

人壽無百年大抵皆自取莊生喻樗木信哉不誑汝勞

勞塵鞅中此身將安處雜義娥逐飛轍烏兔亦苦辛茫
 茫觀萬象變化無邊巡今日川上水昨日山頭雲東西
 復南北流浪誰區分昨日柳上花今日水中蘋東西復
 南北那得知本根稟命不可期幻哉此一身今日坐上
 客明日山中人題聽雪圖雪淡無味白無色色香臭味名言
 絕惟有傾耳卻有聲亂飄密灑俱可聽始聽悲風號寒
 木刁蕭急霰打茅屋忽而盈尺積庭樹剗然一聲傾折
 竹空堂薄暮音沈沈一聲一聽清一心不知此聲乃非
 雪厥聽不瑩非知音雪花飛來大于掌霏霏落地寂無
 響不聽以耳聽以心分明有聲絕名象此非和合非因
 緣心非太古言難傳杜陵兩耳久解脫杜詩耳從前日聾舟重

無聞吁可憐先生伐茅南山下寒溪灣環劇蕭灑有琴
 無絃笛無孔聽于非聽真靜者前年寄我一尺圖雪片
 歷亂雲模糊衡門無聲木葉下云聽雪廬去年
 亦放剡溪棹惜哉乘興未一到頑然耳批拔未得聽之
 奚由領其要先生屬題我不辭受而未答心獨笑有眼
 不識雪色相況乃希聲更微妙不然先生繪事早入神
 久與詩筆爭清新繪水曾聞繪聲手雪聲何不傳其真
 此中消息吾知矣欲言不言君莫訾我方掩淚讀楞嚴
 默默無聲聽終始同人游茅庵飯蓮上人房逶迤一徑入松林佛火
 齋鐘此其尋若為破除煩惱障漸教消歇利名心拂衣
 竹染秋來色覆石蕉移午後陰喚起逃禪蘇庶子一杯

米注且頻斟初陽名紹輝字繹文桐鄉人
錢唐金處士壽門詩極研鍊有雋味題畫諸作尤得超
詣其自題畫馬云撲面風沙行路難昔年曾躡五雲端
紅鞵今敝雕鞍損不與人騎更好看花間酒幔水邊樓
嘶處隨郎郊外游一自玉人春信杳夕陽西下不回頭
古戰場中數箭癡悲涼老馬憶桑乾而今衰草斜陽裏
人作牛羊一例看龍池三浴歲駸駸長抱驅馳報主心
牽向朱門問高價何人一顧值千金皆攄寫其胸中俊
發之氣耳

詠史詩今人皆雜議論前人多有案無斷之作其諷刺
勸意在言外讀者自得之耳桐鄉沈愚夫梧堂氏讀漢

書絕句作法似之其詩云雞鳴佩玉復登朝戰馬嘶聲
入紫霄草昧英雄誅已盡獨留非種亂良苗肅靜龍衣
夜上臺虛堂風雨倩魂來誰知牛腹書中字不種神機
種禍胎新頒負辰畫圖中堯母魂歸下碧空欲問前朝
諸呂事女陵哀雁唳秋風離宮冷落晚妝寒永別君王
事可汗一曲琵琶數行淚幾曾寫入畫圖看不著黃貂
新室中涓陵麥飯冷春風漢家老婦甘心死誰遣將軍
作漢公竺國朝回天使車伊蒲盛饌滿庭除他年龜鶴
消沈處好讀桑門萬卷書

詩發乎情故能感人之情懽娛疾苦之詞皆情之所不
可假者非若嘲風弄月可以妝點而成也王曾祥麀徵

甫病中有作云卻病吾不能憂病病乃更不如隨所事
聊以忘吾病開卷卽前修當杯樂中聖手閒時作書興
至自成詠小園偶經涉寓目得幽負遠山出雲稜嬾日
度池鏡林禽止復呼花竹鮮以盛卽物見天機觀心極
瑩淨夙昔無恹情邇者務適性眞宰期可憑運生會有
竟誰能覓上藥一笑謝祀崇持以俟百年詎曰非正命
患疥云一疾廢百事疾更不在大自昔言細微厥疾惟
癘疥余生嘗患此至今尙禁齟如何血氣衰仍不蒙寬
貸初時止二三倏忽遠聯綴焦枯似少平爛熳旋復會
當其勢欲張若有憑爲崇內火鬱以蒸百蟲暗相噉長
爪搔未足沸湯沃稍快剝且及肌膚寒遂侵肩背攤書

心爲煩執筆手有礙就寢鮮安恬兀坐何聊賴赤鱗渺
難求黃蘗遠莫逮多恐日纏絲轉更增疴瘵涓涓寧無
虞熒熒固可畏積小成大憂往古有明戒麀徵著有靜
便齋詩五卷文五卷曾見賞學使雷 兩王生傳先

生其一也及其沒杭太史董浦曰吾浙無王瞿讀書種
子斷矣瞿蓋先生別字云先生有喻偷兒詩曰三月初
八夜偷兒從東鄰入廚下絲衣酒具之屬爲之一空詩
以喻之窮巷何曾有富人也勞穿宇過比鄰壺尊尙貯
前村酒緼褚纔離稚子身可是飢寒無藉在須知爾我
等艱辛他時相遇休相避得失從來不當眞又有憫偷
兒曰不數日偷兒入鄰家被獲前竊之物業已質錢錢

亦盡輸於追胥矣詩以憫之視盜何須似邵雍受贓正
與盜相同黑線一下纏身急赤仄渾憐轉眼空守劔爾
能更舊習捐金吾尙想遺風年豐莫卜民生悴援手無
方痛未窮董浦賣所藏酒得金數斤相贈書以報之如
君高誼古誰倫其少分多事更新好客漫思尊有酒故
人應念甌生塵取懷白晝兩無愧入手朱提一笑春卻
怪俗交爭利路偏憑杯酌說情親

歎爾拋鄉井經年作遠遊苦吟依佛火香草寄離愁議
論初無忤心情久更投其憐雙鬢雪漸漸欲盈頭此父
執陳翁自天投先人之作也翁字其源別字北舫嘉興
之梅里人其作先人輓章有五陵結客投金盡塚木何

人挂劔來三復春令原上句平生不作絕交書之句非
深交不能道者

姚懷光素庵嘉興諸生性嗜酒落魄貧無爲計廢儒業
醫友人處有方書數百卷假觀年餘悉得其術敏慧可
知矣詩其餘事然天資自足亦不落人後其賦武侯云
舉目無吳魏當時孰與儔英雄天不祿管樂志難酬星
落驚司馬風高冷木牛定軍山下路遺蹟獨長留雄畧
終高世皇天獨忌君可憐師六出無補國三分成敗眞
難料經綸自出羣草堂桑梓在梁父忍重聞盡瘁酬三
顧殫勞總百官漢家留正統王業不偏安凜凜忠言在
蕭蕭渭水寒靈旗捲暮雨國賊竟龍盤于忠肅墓云幾

看明社屋公獨任其難不藉經營苦誰令反側安奪門
功一錄汗馬力空殫到得知松柏翻嗟歲已寒苦戰初
迴蹕南宮有警聲當時誰再造此舉竟何名黃霧漫天
暗青燐入夜明岳王祠宇近相對各沾纓題宋宣和畫
花鳥宮花零落劫塵生畫裏猶添故國情一自杜鵑唬
血後塞垣春老不聞聲嘲庭中鶴無復鳴皇喚亦哀襪
褴瘦影步蒼苔如何不展凌霄翅甘向雞羣覓食來
年垂九十恨誰知腸斷偏安恢復遲高孝光寧身備歷
滎河溫洛見無期夢中拜手遷都疏死後關心家祭詩
個是詞壇老方叔壯猶彈壓幾偏裨此錫山俞玉局題
劔南詩集作也放翁心事具見終篇可爲實錄矣

余嘗謂詩盛於唐至宋元以來格法始備論者概以溫
柔敦厚語意含蓄爲法則不悟三百篇亦惟二南有之
餘皆非一格矣

詩貴有不盡意然亦須達意意達與題清切而不模糊
措語妙者則曲折如意頭頭是道溧陽彭光斗賁園詩
最達意人所不能狀之情景極會出之筆下其所作如
讀劔南書癖不可醫平生喜栽花二語分賦云貧家少
藏書無奈性所癖偶耳急著錄隨目不忍擲巧偷迂朋
儕軟購款賈客用此頗自豪得寸覩盈尺官歸貧更甚
呼兒理殘冊差免亡篋三敢詡面城百坐擁手勤繙捧
曝背從多虞虎細讐字朽蠹牢補額好事或借觀口諾

心不憚惟慚老眼昏未獲探至蹟來生化脈望知不免
 書阨僑居屋數椽入門興抖擻喜其隙壤多可試栽花
 手運鉏轉瓦礫畚土壘培塿牆陰種竹新砌罅剔草朽
 奇葩暨時卉按譜索某某襍時滿苔階分栽映窗牖自
 口種花奴人呼灌園叟春風吹紅萼爛熳無不有為花
 祝生辰再拜壽以酒舍之忽他適悵然負好友回首語
 春風問花無恙否鼻煙次 閣學韻云上古食氣壽
 且神滋味漸開爭朵哆天生聖火 見晉書 淡巴菰 見姚旅
 來從異域標稗史桐雷嘗藥惜未見遂令本草缺佐使
 辟寒驅瘴效最奇枳朮參苓哂徒爾以茲嘔吸遍世人
 嗜煙直等昌歎美比來斯品更珍絕不產扶桑產濛汜

煙來自西洋 碾成琵琶金屑飛嗅處微微香霧起海客售來

價百緡大官朝罷嘗一匕翠管銀瓶出裏閒灌腦薰心

噓不已始知鼻飲口無功請借禪和明妙理聞香神女

無覺觸辨味鉢提非舌揣塵根互用隨處靈色身本是

旃檀體旁微軼事佐談哈耳食眼飽都類此人能捉鼻

效維吟地名炊鼻書魯紀吸醋羣誇羊鼻公 魏聽鶯堪

代吳牛耳 牛以鼻聽 何況馨香一氣通寧慮焚身同象齒不

見當年有鼻君千秋肝蠻蠻方祀先生大笑信有諸姑

免掩鼻對西子寄鮑淥飲云憶醉餘杭酒曾分鮑叔金

江湖縈別夢風雨隔遙林繡嶺花飛滿閉門春草生後

時相望意忽忽罷瑤琴汲古義皇上論交湖海閒九重

知姓氏二酉署家山月作觀書眼霞生處士顏何當問
元草重欵舊松關

嘉興之梅里自王周朱李以詩名後作者不乏余所知
者如徐琳字荆芟柘南之子人品既高詩亦有家法其
喜雨一詩云插秧久無雨人心憂如愀崇朝煙漠漠亭
午陰黯黯九垓日脚晦一抹雲氣含潛聽雷出地頓失
天拖藍沛德雨師下爲虛早魃殲滋彼原隰膏澤及瓜
芋霜瘠壤沃萬億疲民蘇再三頗喜水流活那知火上
炎軒窗滌煩溽庭沿成汪涵兼旬竭澤苦一夕降露甘
小畜占既處大田歌有泮荷蓑相慰勞可以攜長鏡題
姑蘇惜別圖用唐人韻云紺珠花發亂垂條夢繞吳閶

第幾橋暮雨蕭蕭何處曲畫船歸云櫓輕搖石城螺黛
晚妝新字刻琅玕玉作塵唱遍君家腸斷句旗亭頭白
舊歌人郭鳳字友桐種麥值醉魯齋過訪云閒中識時
序荷我鉏蕘行初冬日差暝木落氣逾清值子溪橋來
林外拖筇聲席地坐亦適何必詣柴荆相談稼穡事眼
下無俗情安蝶舞黃花令節轉元英觀彼畦中麥露晞
朝日明我徒業耒耜勞力兼勞形久期結鄰約與子相
耦耕又云讀書不成名心甘老牖戶田園倚爲生爰得
此樂土秋穀旣已登麥苗又鮮嫵磨礱候新晴家家築
場圃胼胝及手足飽食茲腹腑一年復一年人老不辭
苦又賦兒子未一週云兒子未一週學語未學走不識

伯與父阿爺爺信口兒子未一週傍燈喜弄火火滅不見人撲向娘懷坐兒子未一週見硯便擊墨擊來入口含面塗烏雅黑兒子未一週撫鏡兩相笑不知是已形指點向人叫兒子未一週不識槩與栗卻知斯可食兩手各執一邨居云比戶連邨舍漁樵也結鄰歲豐家貯足里儉俗安貧笠戴一犁雨鋤來滿隴春相攜論農圃多是耦耕人人家門乍啟放鴨出灘沙曬穀祈晴日負薪帶雪花愚兒偏就傅少婦學持家布素機中出衣衫不尙華徐鉉字昭儒秦駐山云祖龍駐蹕處宮殿竟荒蕪西北長城起東南王氣孤焚院成左計劉項不爲儒一撮埋金土空勞萬世圖短檠次韻云孤坐愁無寄長

歌一短檠忍教牆角棄轉憶案頭明病榻常憂燼雞窗到曉清十年徒對爾憔悴竟何成柳絮云一自飢驅未息肩銷魂幾度柳飛絲昨宵夢入江南路又上秦淮渡口船

山靜居詩話終

